

一個女人的悲劇

一個女人悲劇

著 蕪 艾

新中國書局

1949

一個女人悲劇

基本定價四元八角
外埠加郵運費

著者 艾蕪

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

利源東街二十三號二樓

總經理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香港聯合發行所

香港大道中五十四號

承印者

嘉華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民國三十八年三月港初版

山坡上非常的靜，樹林里連一點風聲都沒有，坡地里的包穀，伏在強烈的太陽光下，葉子都現出軟弱無力的神氣，包穀的實都結的大，有的包皮的上端爆開了，露出稀疏的顆粒。包穀稈子下面，借種着一叢叢的四季豆，有的借牽起藤子，纏着包穀。葉子半黃半青的，幹子現得細弱，吊的豆片，非常的少。

在包穀地里摘着四季豆的女主人，和跟在身邊的兩個小孩子，都是臉子黃里透出青色。頭上蓬起枯草似的頭髮，正和她們種的四季豆一樣，憔悴，乾枯，瘦削，缺少水份和營養。她們手里提着細篾編的兜兜，在包穀叢里穿過，包穀高過人頭，母親和孩子則完全遮掩在包穀葉子裏面。母親時而躬下腰幹去摘四季豆，並吩咐孩子要摘老的，嫩的留下再長，時而又露出頭來，查看有沒有可以吃的包穀，借向四近飛了一眼，看有沒有雀子飛來啄食。她是顯

得相當的忙碌，糶上聚起了米粒那樣大的汗珠。孩子穿的衣裳太破舊了，包穀餅形似的菓子，時時戳她們的皮肉，小的一個要不要借叫了起來。

坡地的盡頭，靠松林的邊上，立着她們矮小的茅屋，壁頭有點傾斜，旁邊撐着幾根樹條子。頂上的茅草，有些朽壞了，現出一塊塊破洞。幸好有南瓜籐子，牽了上去，蓋起青色的巨葉，借點綴起一朵朵的黃花。屋里有嬰兒在哭，聲音已經嘶啞了，但却沒人照管。在地上，摘四季豆的母親，顯然早已聽見了，可却騰不出手來，只能作爲聽不見似的，一心做着她的事情。直到有人在包穀地邊上過身，且向茅屋走去，她這才記起她的屋裏。但她看清到她茅屋去的那人，是來討賬的，便趕緊躲在包穀叢中，且坐了下去。趁勢就把四季豆的筋，一撕掉。並吩咐孩子也坐了起來，不准走動。

陳家駝背子在屋門前叫喊。孩子還很興奮，想鑽出去。做媽的便小聲恫嚇地說：

「快躲着不要動，他看見了，會吃掉你們的！」

大的孩子叫金花的，有五歲多了，現出懂事的樣子，擔心地說：

「媽媽，你快回去抱弟弟嘛，他會吃掉弟弟的。」

媽媽壓窄喉嚨地說：

「聽話點，不要做聲，門關着，吃不倒的！」

來人高聲喊了一陣周老四，又喊一會周四嫂，見沒人答應，便詛咒地罵道：

「他媽的，一家都死絕了！」

兩個孩子聽見這樣兇惡的罵聲，都嚇得不敢動了，拿在手里的四季豆，也落在地上。

大家一靜下來，屋裏嬰孩的哭聲，就更容易聽得見了。彷彿正有人在拿手擠他的頸子似的，哭得很兇。大的孩子金花，忍不住難過地說：

「媽媽，他一定在吃弟弟了！」

做媽媽的因為被人詛咒，正感到很是氣憤，便伸起指頭，朝金花額上用力一戳，壓低聲音地罵：

「死鬼，你牙巴在癢了！喊你不要說話，你偏要說話！」

金花痛得哭了起來。做媽的連忙用手按着她的嘴巴。一面低聲恨恨地罵：

「你哭出聲來，看我不掐死你！」

來人正打包穀地邊上走過，邊走邊罵：

「這就躲得脫麼？老子他們半夜三更都要來的！除非你媽的絕了兒子！當真你把老子惹

4
毛了，看老子不叫鄉公所來抓你！」

收賬的人走下坡去了，做媽媽的才站了起來，向下邊的原野望去。明亮的小河，帶着細小的柳樹，在綠色的秧田中，彎彎曲曲地穿過。黑瓦脊白粉牆的人家院落，則在竹樹林中，隱隱約約地顯現。一切都顯得豐饒富庶，叫人眼紅。但住在那下邊的人，却是多麼地貪婪，不知滿足，常常要把手伸上山來，在貧瘠的坡地上，抓取東西。而且借要帶來災難，將正在地地斫柴的男子，捆到遠天遠地去，長久回不了家。逼得一些女人和小孩，離開荒蕪的坡地，走向平原，在鄉場上在都市里，過着乞討的日子。這坡下的原野，既使女人感到羨慕，也使她感到憎惡。她看見那個微微有點駝的背脊，正爬下坡走進綠色的田野，曉得他一時不再轉來，便放心了，舒暢地吁一口氣。於是，慢慢地轉身回去，拿乳頭安慰那個哭橫了的嬰兒。她抱着嬰兒，在門口坐了一陣，却不見兩個女兒走了回來，她便大聲呼喚她們。兩個女孩從地里鑽出頭來，借不敢一時走回，只是帶着恐怖的神情，大聲地問：

「媽媽，那個吃人的，走了沒有？」

做媽的又不禁有點想笑起來，安慰地說：

「走了，走了！快回來吧！」

男人周老四到山下的鎮市賣四季豆去了，挨晚邊才走了回來。周四嫂見他借未進門，就趕忙告訴他：

「今天陳家那個老傢伙又來了！」

周老四怔了一下，就站在門口擔心地問：

「他又吵了嗎？你咱個登打開的？」

周四嫂有點得意地說：

「我預先就躲開了，他只站在門口，白罵了一場！」

▷ 在松明子照亮的火光中，吃齋連皮做成的麥子饅饊。大家都一時沒有再行講話。屋外都是靜悄悄的。周四嫂一面吃一面記起陳家駝背子罵的話，「老子他們黑更半夜都要來的，」

便想向男人講了出來，但看見男人一天辛苦到黑，這個時候，才算得點安靜，不願講出使他煩惱，連夜里也睡得不安，便忍住不再講了。而且，也想着，老頭子怕是說的氣憤話。那麼老了，借敢黑更半夜爬上坡來，當真想跌死不成？可是，周老四吃完饑饉後，又忘記了他戒烟的諾言了，把留來賣的一小網葉子烟，又取出一匹烟來，慢慢地放在膝上裹着，樣子現出飽後特有的悠閒。

周四嫂望着男人的手指，很不滿意地說：

「你不是說戒了麼？咱個又吃起來？」

「一匹把煙，有啥子要緊！」周老四不以爲意，只是曼聲應着，仍然極有精神，一味裹他的。

「今天一匹，明天一匹，一網煙都跟你抽完了！」周四嫂越生氣起來了，「你不想想看，大人娃娃的屁股，都打出來了，拿啥子去扯布嘛！」

周老四抑鬱地笑着說：

「當真就說得那麼兇，一網都抽完了，我今晚不吃多，只吃兩三口，就熄掉它好了！」

周四嫂仍然責備地說：



「又不是飯！我不信，不吃就會死！」

周老四嘆口氣說：

「你沒有吃過烟，你咋個曉得。俗話說的，飯後一袋煙，勝過做神仙，你吃過，你就曉得了！」

周四嫂見他老早說是戒了，到現在借是起不下一個決心，就很爲不快。收檢碗筷的時候，只把嘴堵起。

周老四叭着煙的時候，眯着眼睛
微笑地說：

「一天都沒吃了，吃下去，真是
說不出的舒服！」

「舒服！」周四嫂把碗筷洗得發出大的聲響，「今晚上人家來收賬，
看你去舒服嘛！」

「你不要想些來說囉！」周老四

微笑着，假裝生氣地說：「他老不死的，想來跌斷足幹不成！」

於是周四嫂便帶着惡毒的神氣，把陳老頭子罵的話，添加許多進去。

「我想些來說！等會他來了，你才喊皇天哩！他一路走一路罵，「老子今晚要帶鋪蓋來，就在你雞種床上霸鋪睡，看你狗入的，去躲進狗洞嘛！」老傢伙，他借像你一樣，說了不算事，他哪個不曉得，說得出，就做得出的！我敢說，今晚除非下了雨，他就不來了！」

周老四聽着聽着，不由得不相信起來，嘴巴一時啣着煙不吸，只是凝神聽聽屋子外面，到底有沒有滴滴答答的落雨聲音。他希望馬上就有雨落。但外面連風聲都沒有，整個山坡，以至嶺上一帶的樹林，都是靜悄悄的。只有屋角上的蚊子，在低聲的鳴叫。瓦盤子內的松明子，有時偶然發出一兩聲的爆响，但都很微弱，引不起人的注意。他裝着不介意的神情說：

「睡在這里又好呢？讓他雞種去餓飽蟲子好了！」

但他吸了一會煙後，借是推說一聲「熱的很」，便走出屋外去息涼，趁勢看看天色。原野的天空上頭，籠有烏雲，下邊的田野和村落人家，都一片黑，雨彷彿會下似的。但遠山那面，却又露出一片繁星燦爛的天空，使種田的人，一看就曉得，這是沒腳的雲頭，即使落

雨，也是一會兒就要過去的。周老四盼望雨現在就落，設使落得不多，路總會打濕的，老傢伙怕路滑溜，自然就不晚上出門了。可是，他在門前站不好久，雲却漸漸移開了，東面的山上，備有不大的月亮，在冒了出來。原野里濛着一層灰白色的輕霧，有些近點地方的村莊樹林，也可看出黑聳聳的陰影。天空倒開朗了，周老四的臉子，却陰暗起來，剛才籠在原野上的雲，却彷彿全罩在他的心上似的。他本是決定把煙吸個幾口，略微過癮就算了的，現在却因心里煩惱，禁不住就一直吸了下去。他蹲在門前的地上，眼睛則一直瞧着坡下的原野。

周四嫂洗好了碗，把兩個大的孩子，安排睡了，在屋角落里燒起了蚊煙草，就抱着最小的一個孩子，拖一根矮凳，走了出來，坐在周老四的旁邊，解開衣襟餵孩子的里奶。她見他煙桿一直沒離嘴，煙也吸來沒剩好多了，就心很是不快，幾乎要這樣說他：「你這人嘞，真是！說話總不算話！才說三四口就放下，你看你吃了多少！」但她忍着，沒有說出，只提起今天上街賣菜的事情。問他賣了多少錢，買了多少麥子，想知道他究竟有沒有浪用的地方。這件事情，到底比一袋烟的損失，重要許多，她不能不弄一清二白。

周老四一提起今天買賣的事情，就忍不住忿忿地說：

「再不要提這個鬼買賣了！前幾場五斤四季豆，借買得到一斤麥子，這一場簡直碰了鬼，八斤都買不到了，這樣亂漲下去，借像話麼？」

周四嫂對於丈夫的話，總抱着懷疑的態度，便帶着不滿的口氣問：

「當真就漲得這麼兇麼？」

周老四並沒說一句謊話，他受了這樣的懷疑，便越發氣洶洶地嚷起來：

「你不相信，你下場去賣嘛，你默倒老子又拿去喝酒了，這場滴酒都沒嚐過！」

周四嫂沒有說話，只是用鼻子哼了一聲。

周老四氣極了，取下嘴里的烟桿，不管吃完沒吃完，就用力朝地上一扣，把剩下的一節煙，扣的稀溘，一面大聲嚷道：

「看這樣子，老子只有吃糧去算了！」

周四嫂知道不好再同他頂撞了，便沉默下來，只是用力地打她腿上的蚊子。

周老四却想起今天場上，甲長徐老三拍他的肩膀，說現在吃糧是有安家費的，問他願不願去幹，他當時搖頭拒絕了，但現在却覺得生活這麼叫人苦惱，而那要賬的老鬼，今晚借要搬來睡覺，成天成夜地追討下去，那以後的日子，又咱個過得下去，周老四便下決心地說：

「我不是說氣話，我當真要娶去，明天就去報名！」

周四嫂見他說得那樣平心靜氣，真像要娶去的光景，便忍不住罵道：

「天殺的，你就只顧你自己！你丟下這羣兒，給我一個人管麼？借拖下一大筆賬，叫我
咱個還？賣兒賣女？」

「娘賣的，聽我說完囉嘛！」周老四也罵了起來，「人家這回有安家費，並不是我
走，就讓你們餓肚皮！」

「安家費有多少呢？」周四嫂禁不住有點興奮地問。

「總有好幾百萬嘛！起碼還了老鬼的賬，借可以跟你們買石把兩石米！」

「怕是一句話吧，哪個不是說的好聽！」周四嫂精明地搖一搖頭。

「哪里？」周老四拍下腿上的蚊子，大聲地說，「人家李八娃，已經領到手了，米給家
里買了兩石，自己借揣一大把票子在身上。」這是他在街上聽見的，當時心里頗為懷疑，認
爲不足置信，但在老婆面前，却又說得如同自己親眼看見一樣了。接着借感嘆地說，「如今
哪里去找這樣的好事情，憑白地就有好幾百萬到手。」

「好咱個不好？」周四嫂有些動心，但借是呻吟地說，「就是嘞！」

「就是啥子？」周老四責備地說，「白撿一筆錢，你借想個啥？」

「我問你囉，就說你給我們買兩石米，那吃完了，這些娃娃又咱個辦呢？」周四嫂尖聲地反問。

這是周老四今天在場上，也會考慮過的問題，而且也自行答覆過了的，即是說這樣的買賣划算不來，所以他就立即把這樣的事情，拋在腦後，不去管它的了。而現在打算去的時候，偏又給女人提出這樣的問題，便很高興地罵道：

「媽的，難道老子就不回來了！只消去個十天半月，草鞋一穿，就會一趨子溜開的！」

「你說得那容易！」周四嫂大聲抵塞地說，「我的老子，你又不是去做客吃酒，你是去犯險哪！」

「好多人都迷團來了，怕啥子？」周老四頗為自豪地說：「老子他們總不會連吳老九馬吉生都不如嘛！」

「那到不要說大話嘛！犯險的事情，哪個敢包！」周四嫂大聲責難起來，「子彈沒眼睛，怕你不碰上！當真照你那樣說，一個人都沒丟了！人家省城團來看見好多爛手爛足的！」見男人沒話說，就又繼續責備下去，「不管你再說得天花亂墜，你總是自己去尋巖跳吔！」

周老四給她這麼一說，又打不起決心了，但借是愠怒地說：

「媽的，少說些好話吧！啥子好事情，都拿跟你們說倒楣了！」

「好事情！」周四嫂抵塞地說，「你勸刀動槍去行兇，借是好事情，虧你借說得出來！」接着又戴着指頭，指點男子地說：「我告訴你，你不要爲了那點子錢，就眼睛都花了。我窮是窮，那樣子錢，我是點都不眼紅的，與消兩個人勤快一點，儉省一點，有啥子找不到的。」

周老四覺得女人說的話，很是不錯，而且自己今天在場上，也曾作過這樣的打算，可是仍然罵她道：

「怕你再勤快儉省死睡，人家今晚來逼賬，你拿啥子去抵住嘛！」

周四嫂曉得剛才自己恐嚇他的話，真在他的身上，生了效了，想一下說穿，告訴他老傢伙並沒有說過今晚一定要來的話，使他安下心去，免得胡思亂想，竟然要去血盆里抓飯吃。可是又怕這樣一來，以後他就再不聽她的話了。便只好曼聲說道：

「他這陣都沒來，他借來啥子？」

周老四責備他說：

「你又那樣料定了！就是他今晚不來，明天晚上也會來的！」

「你又那樣怕了！」周四嫂抵禦地說，「如今窮人，又哪個不欠點賬！有就還，沒有，乾竹竿兒，借逼得出油嘛！」

「你又這樣充狠了！」周老四拿跟老婆說的不好意思，便忍不住恨恨地說，「爲啥子，他今天來了，你又躲着？」

「我沒有躲！」周四嫂把頭一仰，「我只是坐在包穀地裏摘四季豆，不覺出來答理的！當真他來找着了，難道我借連忙跑開不成？借不是話來話擋？怕個啥呢？他當真有了錢，就該把這些人吃了？」

周老四無話可說，只罵了一句：

「媽的，我就看你去把他擋住好了！」

周四嫂頗爲自豪似的說道：

「這個都怕，借話啥嘛！」

一連兩天，收賬的人都沒有上坡來了，於是周老四也就不再提起吃糧的事情，第三天又一早挑起四季豆去趕原野里面的街子，臨走的時候，她記起那天陳家駝背子罵的話：「當真你把老子惹毛了，看老子不叫鄉公所來抓你！」便趕忙告訴了他，要他在街上當心一點。周老四却嘲笑地罵道：「拉去就好，讓老子他們吃幾天不要錢的飯？」他不以為意地走了。但這回却到夜深都沒有回來。周四嫂對着黑洞洞的山下原野，老是不住地望着，心里很是不安地想：

「該不是醉倒在啥地方罷？他這人就是沒點決斷，說是不吃酒，經不住人家一拖，就跟着去了，這種沒常性的人，真是沒法子！」她忍不住非常憎惡起來，但過不好久，又不禁有點憐憫他：「該不是拿着陳家駝背子拖着，佔住要賬吧！今天賣的那點錢，怕給利錢都不



够？说不定僧會拖到鄉公所去？唔，一定是的，那天他不是罵，要叫鄉公所抓嗎？到那步田地，就只有趕先把這一地包穀賣了。」想到這里，她望着面前一片黑沉沉的包穀地，心里極其難過，「僧沒大成熟，這賣起來不吃虧嗎？賣了自己這一家人，又吃啥子呢？」

這一夜，丈夫沒回來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她便吩咐兩個大的孩子看家，自己則揹着小的，趕去鄉場上。

一到了場上，她便一直朝場後面鄉公所走去，一面坐在門前解下背上的孩子餵奶，一面就向站崗的鄉丁打聽：

「大哥，昨天是不是有個漢子闖進來？眼睛斜斜的，個子不高，他名叫周青雲。大家都

喊他周老四。」

聽見鄉丁說是有這個人，便又趕忙說好話：

「大哥，你們把周老四放了吧！做做好事，他屋裏備有兩個孩子，連這吃奶的，一共三個，沒有他，我一個人，就是再長出一隻手，也養活不起！」

「這不關我們的事！你咱個向我們來講？」鄉丁厭煩地回答。

周四嫂就抱着孩子，一面餵一面站起來，向鄉丁央告道：

「請你讓我進去，求求他們先生些！他們總肯憐憫我們娘兒母子的！」

鄉丁橫槍一攔，鼓起眼睛地說：

「你亂躐些啥子？里面個人都沒來！」

周四嫂只好坐在階沿邊了，勉強做出好臉色問：

「他們先生些，啥時候來？」

鄉丁臉向別處望了一陣，然後突然掉過頭來，不高興地說：

「我勸你，借問去算了吧！你就是見了鄉長，他也沒法子的！這幾天上頭催得緊，他

昨夜連覺都沒睡好！你不要惹他生氣！」

周四嫂很恨這個鄉丁，覺得他很可惡，竟然一點情理都不講，便堵起嘴巴不再同他講了，只一心一意坐着老等。不久，她看見一個穿中山裝的人，走進鄉公所，便趕緊追着喊道：

「先生，求你做做好事！可憐我們娘兒母子吧！」

那人回過身來詫異地望她，但一面也現出了討厭的神氣。鄉丁從旁譏笑地解釋道：

「她好不曉事，她要放他的當家人！」

那人鼻子哼了一聲，轉身就走。周四嫂連忙大聲地說：

「錢我賣兒賣女都要弄來交的，只要放他出來！」

那人立刻變了臉色，大怒地說：

「你怕要照關了！」立即轉身走了進去。（照關即被關的意思。）

鄉丁拉她一把，恐嚇地說：

「你該死了！你咱個在這里說出這樣的話來！」

周四嫂一臉通紅，驚慌地說：

「我說這樣的話，都錯了麼？不拿錢，你們借會放嗎？」

「該死的，你倒要這樣大聲武氣地嚷！」鄉丁發氣了，「上頭正派有人在這里！幸好你祖宗牌子供得高，沒碰見鄉長本人！」

周四嫂神色悽惶地說：

「我還賍都還錯了麼？咱個興這樣不講理！」

鄉丁掀開她，一面憎惡地說：

「不要在這裏囉嗦了！你要還賍，你快去找你的賍主子，在這裏，你就說到天上，也沒法子可想的！」

周四嫂想着，當真去找陳家駝背子的好，人是他拖進去的，賍還歸他了，自然他會帶他出來，於是她又把孩子重新揹在背上，離開鄉公所，走出場來。

四

她來的時候，太陽才出來不久，孩子怕不怕晒，現在却是熱辣辣的，走時匆忙，又沒帶一頂斗笠，怎麼好呢？孩子晒出病了，又是怪叫人担心的，她三個孩子，就只這一個才是命根。可是眼前救丈夫要緊，別的也管不到那們多了。她拚命拉快足步地走，滿身流汗起來，尤其揹着孩子的背上，更加熱的難堪。她擔心孩子會受暑熱，便趕忙在一根黃桷樹下，息了下來。她見孩子晒的滿臉血紅，餓他的奶，吃了二三口就不肯吃了，只是煩躁不安，抱在懷裏，也是哭稀稀的。她用手跟他搨涼，借把衣裳跟他脫了。息了一陣，又拿奶頭跟孩子啣着，但吸了一口，又復吐出了。她只好抱着他，在樹蔭底下走來走去的搖。見他稍微安靜一點，有些想睡的樣子，便又忙着趕路。她這回不再揹在背上，好好抱在手裏，就將她的衣裳，蓋着他的發紅的臉。沿路缺少樹子，又沒有風，高在天頂的紅日頭，越發晒得使人難

當。在路上息了幾回，好容易才走到了陳家駝背子的院落。

陳家駝背子剛吃過午飯，正牽着水牛出來，到院落側邊的塘裏腳水，他見周四嫂滿頭大汗地走來，便禁不住驚異地望著。周四嫂一到他的面前，便立刻跪了下去，忍不住心酸地說：

「陳大爺，求你老人家高抬貴手，給我們娘兒母子一條生路！」

陳家駝背子又驚又惱地說：

「你這樣子，是在幹些哪！當真一跪，就不要賤了麼？我又不是偷來的，一點汗一個錢。」

周四嫂跪在地上訴苦起來：

「你老人家的錢，我們半個都不會少的，包穀撒得了，就要賣來還你，眼前求你老人家通融一下子！」

陳家駝背子立即見怪地罵起來：

「你才說得怪了！我這幾天，又沒來逼你們，咱個會說我不通融？跟你們這種人打交道，真是吃虧透頂了！」

「你老人家的好處，我們二輩子都不忘記的！」周四嫂趕忙先說好話，「平素我那當家人不會講話，有得罪你老人家的地方，務請包涵包涵。」

陳家駝背子不讓她講完，生氣她說：

「包涵！只要我來的時候，你們不躲起，我就要謝天謝地了！」說完，牽起牛就朝一邊走去。

周四嫂趕緊爬起來，尾在後邊大聲訴苦地說：

「前回你老人家來的時候，他爸爸在趕場，我又在山裏斫柴，一點也不曉得！你老人家千萬莫要見怪，這不是他爸爸的錯，求你老人家高抬貴手，就今天把他放出來。你老人家就是要錢，也得他本人出來，才能想得出法子。」

「我放他出來？你在講些啥子？」陳家駝背子見怪地說，借馬上車轉身來，詫異地望着她。「直說得怪了，我咋個會放他？」

周四嫂覺得說這麼久的好話，借沒有得到他的慈悲，就感到非常痛苦，幾乎要哭了起來，只得勉強忍着眼淚地說：

「你老人不是叫鄉公所把他關起了麼？求你做做好事，不要害了我們一家人！」

「你在說天話了！我咱個會叫鄉公所跟他？」陳家駝背子大叫起來，「這向太陽大，我連場都沒有趕！」

周四嫂見他不認賬，就更加難過起來，現出又委屈又傷心的神情說：

「他昨晚一夜都沒回來，我今天一大早起去，才曉得他關進鄉公所了，我就只好跑來求你老人家開個恩？」

「你怕嚇得不醒了！他關起，同我屁相干！」陳家駝背子大爲生氣地說，「我又不是鄉長，你求我做啥子。你簡直是蚊子吃菩薩，認錯人囉！」

周四嫂胆怯地說：

「是他們叫我來向你求情的，他們不說，我咱個會跑來這麼遠，借又晒太陽，害得這娃娃……么么，沒哭，沒哭！」一面盡力撫慰她的孩子，孩子原是昏睡着的，這時突然醒了，嘶聲哭嚷起來。

「你怕聽錯了！」陳家駝背子叱責地說，隨又厲聲問道：「是哪些人告訴你的，叫你來求情？」

「我沒是聽錯，我親自聽見的！」周四嫂搖着孩子悲苦地說，「就是門口那個站崗的，」

他一下子發了慈悲，就叫我來找你！」

「站崗的，他曉得啥子嘛。」陳家駝背子責罵一句，又卽憎惡地說道：「你問過鄉長沒有？鄉長沒講過，啥子都作不倒數的！他站崗的，一定拿跟你纏煩了，只顧把你支開，你們窩頭蠢腦的，一下子就哄開了！」

周四嫂忍不住悲憤地說：

「他爸爸又不整人害人，又咱個會關進去嘛！」

「這時候的人，又哪個不容易闖禍呢？我早告訴過人，無事沒上街！你們周老四也太愛上街了，他脾氣醜又愛同人吵架，一個不丁對，就會打了起來，那不是關到鄉公所去，借關到那裏去？」

陳家駝背子一面說着，一面又牽牛走到塘邊去。周四嫂亦有點覺到，怕是那個壞蛋的鄉丁，故意順口說來支開她的，但她仍是尾在陳家駝背子後面，哀求地說：

「不管他爸爸咱個關進去的，借是請你老人家，去替我們求求情，你人大面大的，說話有斤兩，我們窮人子，就是下跪，也沒人理起，借恨不得一足踢開！」

「我懶管得你們這些鬼事情！這麼大的太陽，借叫我走長路嗎？」陳家駝背子把牛牽到



塘邊，讓牠下去翻水，隨即把繩子拴在樹子上頭。一面恨恨地罵：「有事就來找我，你老人家長，你老人家短地喊，纏得死人！沒事的時候，就躲得來，連鬼影子都看不見一個，一定借在背後咒我，你這個老不死的，咱個爬坡不跌斷足幹。你們這些傢伙，真是好人，連二輩子都不敢打交道了！」

「罪過！罪過！我們咱個敷衍那
些話，想拿跟雷打不成？」周四嫂現
出冤屈的臉色，竭力分辯，「這周圍
圍轉，哪個不奉承你老人家？就怕奉
承不到呢！」

陳家駝背子只把長滿鬍子的下巴
翹起，望着寂無人行的大路上，一句
話也不回答，顯然業已做出不再理會
的神情了。

「陳大爺，求你做做好事吧！他

要是出來不倒，拖苦我們娘兒母子不說，就是你老人家那筆賬，也會拖了下去！對不起你老人家的。」周四嫂望着他，繼續地哀求，「我自己實在沒法子想，到處講不動話，才來求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一向菩薩心腸，總肯幫我們忙的。我們窮人子，哪個不受到你老人家的恩惠，一借錢就能借到手上。你這回再幫忙我們一點，地裏出啥子，我就要拿啥子來酬謝你老人家的！」

陳家駝背子翻着眼睛想了一會，唔了幾聲，點一下頭，然後才慢慢說道：

「你這樣子說，到像個話嘛！起初一來就怪我關的，只想誣賴着我，出我的氣，就是脾氣再好的人，他也會發脾氣的！」

「陳大爺，這是我太急哪！看見他爸爸關進去，我就五心不作主的，不曉得咱個辦了？」周四嫂告饒地說，「就是聽他龜兒子說嘛，我一時糊塗，差不多得罪了你老人家！」她覺得只要陳家駝背子肯去場上，她啥子過錯，都願担任在自己身上了。「你老人家的感恩大德，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的！」

「好吧！我去拿把傘來。」陳家駝背子做作地嘆一口氣，便即回到家裏去了。

五

陳家駝背子走在前頭，撐着一把紅油紙傘，另一隻手則拿着蒲草扇，他一攝一攝地走着。周四嫂仍然光着頭走在後面，她身上不斷地流汗，衣服給太陽晒乾的地方，又重新打濕了。孩子原是不安地哭着的，因為走着動着，慢慢又在昏睡起來。她覺得孩子是在病了，不可以再晒太陽，但爲了去救丈夫，又有啥辦法呢？她只在心裏，感到一陣陣地疼痛，有時也忍不住，一面走一面嘆氣。

陳家駝背子到反而說好話給她聽了；

「不要難過，也許你家走好運，該得發一筆財哩！」

「謝謝你老人家的好話！」周四嫂感激地說，但又覺得不好意思似的，「你老人家不要說這些話，來取笑我們了，我們這樣的人家，有啥子好運嘛！」

「我不是取笑你們！」陳家駝背子板起面孔，作古正經地說，「我剛才想了好一陣，一定是那回事情。我且問你，要是你們今天搞到一筆錢，你要咱個謝我？」他停下了足步。

周四嫂望着他的臉子懷疑地說：

「當真像你老人家，說的這麼好，我就馬上連本帶利還你的賬，借要殺雞道謝你老人家。」

陳家駝背子又開始走了起來，不再言語了。周四嫂到拿跟他的話，惹得十分心癢，忍不住發問：

「你老人家到底咱個想起的？我們會……」

「我不過這樣想想的，到時再看吧！」

陳家駝背子突然變得冷淡起來，用一種很高興的聲音回答，彷彿嫌她不該發問似的。周四嫂禁不住抽了一口冷氣，她覺得大人物難於說話，就是在這些地方，他忽然一下子冷，又忽然一下子熱，叫人摸不住頭腦，她只好悶着一聲也不講了。

走到鄉公所的時候，周四嫂趕忙坐到門外階沿邊上息氣，一面撫慰她那又在哭泣的孩子。陳家駝背子收起紙傘，把晒翹的地方一按一按，然後走向站崗的那里去。這時站崗的

業已換成另外一個了。對待陳家駝背子好像很和氣，一點也不阻攔，就讓他走了進去。周四嫂覺得到底是他們有錢人好，衙門總是對他們大打大開的。同時也預感到事情很順利，老傢伙定會把她的當家人帶了出來的。

陳家駝背子很快就出來了，臉上露出掩抑不住的笑容，周四嫂立刻放了幾分心，覺得事情一定辦得很好，只是後邊沒有跟着她的當家人，不免又有些狐疑，她急切地站了起來，向陳家駝背子迎上一步，陳家駝背子走到她的身邊，像怕旁人聽見那麼似的，小聲高興地說：

「跟你道喜，當真我猜對了！」

周四嫂莫名其妙地，說不出話來，只好對她大睜着眼睛。

陳家駝背子用手點一下周四嫂的手腕，好像要把這個驚呆的人，點醒似的，悄聲地說：「我私下跟你算了，這下子你可以，哎呀，你哄着他不要哭嘛！」他輪起眼睛向小孩看了一眼，再兇狠狠對周四嫂說：「你拿奶跟他啣着呀，你真不會待孩子！」

周四嫂早已給他奶吃，但他却不啣奶頭，只是不安地哭，這時便哭愁愁地說：

「他病哪！」

她一面盡力地搖他，使他不哭。陳家駝背子責備地說：

「病了有嘍要緊嘛，這下你有錢跟他醫了！我私下跟你算過，這下子你可以得九百多萬。還了我，借有三百多萬好剩。」

「你老人家咱個說的？我會一下子得這麼多錢？」

周四嫂禁不住叫了起來，現出驚嚇的神色。

「你這樣的，做啥子嘛，真是有不得錢！」陳家駝背子有點生氣起來，看一下左右，又再小聲說道：「這是你男人爭氣，跟你掙的！」

「他咱個沒有出來呢？」周四嫂連忙趕着問，一面借朝鄉公所的大門，望了一下，希望那里就有人出來。

「你才問得怪了！」陳家駝背子實斥地說，「他出來，借拿得到屁的錢哪！」

「這是咱個搞起的哪！」周四嫂感到苦痛似地問，立刻又撻孩子一句，「死鬼，頭都給人弄昏了！」

「不要吵，我告訴你，你男人，做得對！」陳家駝背子教訓地說，「他吃糧去了！」

「天殺的，這死砍頭鬼呀！」周四嫂太嚷起來，「他當真拋下我們娘兒母子，我要去同他拚命！」她把孩子抱緊一點，就朝鄉公所衝了進去。

姑崗的立刻橫起槍把她攔着，不准她進去。陳家駝背子，也在後面拖住了她，恫嚇地說：

「周四嫂，你放明白哈！這地方都亂衝得嗎？你衝出禍來，看你咱個辦？」

「我不怕，我是找我的漢子！」周四嫂掙扎着嚷叫，「他死砍頭的，他沒良心，不管我們，我就要把娃娃跟他攛死在足跟前！」

鄉丁輪起眼睛，向她恐嚇地說：

「你衝進去做啥子嘛？他關在別處的，又沒關在里頭！里面辦公地方，你衝進去，怕想倒楣了！」

「他關在啥地方？求你做做好事，快些告訴我！」周四嫂立刻向鄉丁哀求，一面又罵起來：「這死沒良心的，真做的好事，兒女一大堆跟我攛起！」

「曉得關在啥地方的！」鄉丁冷冷地回答，「說不定今天一打早就解起走了，上頭催的緊得很，哪個敢怠慢？你最好不要找，找也白找一場！」

「這樣就走了麼？這死沒良心的！一句話都不說！」

周四嫂說着說着，就忍不住眼淚湧了出來。

「他給你留一筆錢哪！咱倆說他沒良心？」陳家駝背子連忙從旁說好話，「他這辦法想得好，這個年辰，生活多高，哪里去找這一筆嘛！」

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稀罕這筆鬼錢！」

周四嫂哭着悲憤地說，孩子已在懷里大哭起來，她也不管他的，只是由他啼哭。

「來來來，我告訴你！」陳家駝背子把她牽在一邊，小聲勸告她，「你不要傻！周四嫂，現在趕快去領着錢再說，人走都走了，你不領錢，你拿啥子嘛？上頭的事情，你咱倆得過？說不定，周老四他有打算的，等你拿到錢，他三五天就悄悄跑回來了！如今好多人都在做這筆生意！能幹的人，一年要搞兩三次哩！聽我勸，你先把錢拿着。我敢包，他很快就會回來的。你看，我爲你的事情，這麼遠都跑來，借又晒太陽，你就不聽我說一句。以後你爭差錢啥子，你就不要來找我！」話說到尾後，便格外嚴厲起來。

周四嫂不敢不聽他的話，就用袖頭拭着眼淚說：

「陳大爺，你想我氣不氣嘛！他做啥子，告都不告訴我一聲，就走了，這惱像個……」

她又哽咽得說不下去了。陳家駝背子禁不住伸手拍下她的肩膀，聲音竭力溫和地說：

「不要難過！這總是他趕着要報名嘛，這些年辰，哪個又想不快抓點錢，他回來告辭

你，借趕得到屁哪！你以後爭差啥子，你來找我好了，難道你家娃娃些餓了，我做主人家，借會不管？」

周四嫂沒有說話，但在臉上却現出感激的表情，一面默默地揩着眼淚。

陳家駝背子曉得她在心窩意轉了，便拖她一把說：

「快把孩子哄着，我好帶你進去領錢！」

周四嫂一面搖孩子，一面懇求地說：

「陳大爺，你老人家越發幫我領領算了，他哭得很，這娃娃！」

「不成的！」陳家駝背子輕輕搖下頭，「聽說他們領安家費的，都要家里人親自去領，借要按手印。你拿奶跟他啣着嘛！」

周四嫂盡力安慰着孩子。陳家駝背子便拖着她的衣袖，走了進去，到一間辦公室門口，就叫她站在門外等候，他本人走到一張大的辦公桌子旁邊，向坐在那里的人，露出非常恭敬的臉色，低聲含笑地說：

「李鄉長，我那佃客，周青雲的家屬來了，你看今天是不是發她一筆安家費？她路遠，往來不容易。我自己也爲她忙了一下午，請看在我的面上。」

命令：

那個叫做李鄉長的人，也現出很客氣的樣子，趕忙招呼陳家駝背子坐，一面偕大聲下着

「徐先生，你查查壯丁冊子，是不是有個叫周……啥子？」

陳家駝背子連忙接口道：

「他叫周青雲。冊子上有這個人的，剛才你鄉長不在，我就託徐先生查過的。」

那個叫徐先生的人，就是上午周四嫂在門口遇見過的，現在應聲翻着一本厚厚的簿子，神情現出小心而又很能盡職似的，毫沒上午那種嚇人的氣派了。孩子又昏睡起來，周四嫂站在門外望着，心里禁不住想：

「我們窮人實在命苦，啥子都得有錢人幫忙才行。」隨即自然而然對陳家駝背子，引起不少的好感，覺得他這個老人家，雖是嘴巴子愛罵人，收起賬來一點也不容情，可到底借是心底慈善，肯幫人忙。

周四嫂看見那個叫徐先生的，把一本翻開的簿子送給李鄉長看。李鄉長突然現出爲難的神色，隨即向陳家駝背子指點着簿子說，話講得很小聲，一點也聽不見。

倒是陳家駝背子大聲詫異地問：

「他不是自動來報名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李鄉長臉色莊嚴地回答。

「當真一個錢都拿不着麼？」陳家駝背子聲音極不自然地問，臉色也變得頹喪起來。

「這沒法子可想，這是照上頭的規定！」

李鄉長回答了之後，便把簿子遞給站在旁邊的徐先生，接着摸出紙烟來吸。

陳家駝背子忍不住生氣地問：

「你們咱個搞他呢？一個獨子，借要養家！」

「這是他們縣里搞的！連我也作不到主。」李鄉長推諉地說，繼又現出惋惜的神情，「他該少趕些場，不然也不會這麼巧就碰上！」

陳家駝背子小聲問道：

「借有法子好想麼？」

李鄉長沒有回答，只是嘴里噴出一口烟子，冷淡地搖一搖頭。

陳家駝背子就着臉子走了出來，一看見周四嫂，就劈頭罵也似地說道：

「你們咱個運氣這樣低囉，害得大家倒楣！」

周四嫂已經聽清一點了，但借未十分明白，正帶着惶恐的臉色，想向陳家駝背子問個究竟，料不到他却來兜頭一罵，到使她一下子難過得說不話來，一張太陽晒紅的臉子，更加氣得紅了。

「走吧！」陳家駝背子命令地說，一面就走了出去，接着又咕咕嚕嚕地抱怨，「同你們這些人攜在一道，真是背了堆時了！」（堆時，背時又背時的意思）

周四嫂尾在後面，帶着又害怕又生氣的神情，一直走出了鄉公所，才忍不住問道：

「陳大爺，當真拿着錢麼？」

「你剛才沒聽見，你耳朵打蚊子去了！」陳家駝背子大聲責備地說，「你們這家人，咱個這樣蠢囉！錢擺在那里，不曉得去拿，却讓人家拿索子套在頸子上，一大堆票子，人家都曉得揣進荷包里，你們就只眼睜睜看着大風吹去！富不起來的東西，活該生來窮的！我到白幫一場忙，真是一條朽索子，再你出死力，也扶不起來的！」

周四嫂曉得老頭子在發脾氣的時候，不好圍得嘴，一個嘴，他就罵得更加兇了，然而她自己也有的一肚氣悶在心里，很是難受，便也忍不住抵寒道：

「像這樣的錢，到是寧肯不要的好！他不給，我到一點也不稀罕。窮怕啥子，我只要窮得有志氣，不整人，不害人！」

陳家駝背子立刻停住了足，大爲忿怒地說：

「你嘴巴子說得這樣硬，那你不該欠賤欠租咄！做啥子人家一要，就推三頓四的，再不然，就烏龜一樣，縮着頭躲起？借好意思說窮得有志氣，你媽的簡直不是人，說得一點也不像人話，連點人氣氣都沒有！」

周四嫂氣得一身都在顫抖起來，悲憤地說：

「請你不要罵得這樣太絕情了！欠的賬，一個都不會少還的，只要我當家人，他出了來。」

陳家駝背子立刻鼓起眼睛，逼緊問道：

「他周老四不出來，你就不還嗎？這就說的是混賬話！」

「呵，你就限得定他不會出來嗎？」周四嫂臉色大變了，立刻咬下嘴唇皮，隨即車轉身去，直朝鄉公所的大門衝進，一面氣洶洶地嚷：「今天就是拼了命，我都把他要出來！」

鄉丁馬上把她拖住，推她出去，一面恫嚇地說：



上滾熱，灼人肌膚，她想站了起來，却一時疲乏得不能移動，孩子在懷里啼哭掙扎，她也沒有撫慰。太陽光熱辣辣地晒在身上頭上，也讓它晒算了。她眼睛通紅，燃着怒火，直朝不遠處站着的壯丁望去。

「你在想挨打了！你亂碰些啥

子？」

「我只要我的當家人，我這都犯法哪！」

周四嫂被推出來，又復用力衝了進去。馬上又有幾個鄉丁，走了出來，拖的拖，揪的揪，把周四嫂拉到離鄉公所約有百來步遠的地方，才行放手。她抱在手上的孩子，醒了，大哭起來。她自己也累極了，滿頭滿身都是汗，她身不由己地坐在地上。地

鄉丁些看見了，都感到有些害怕，便悄悄地走開，一面小聲地說：

「不要惹她，這傢伙怕是瘋了！」

六

這時陳家駝背子業已走開，躲到場上去了。倒是一個年紀大點的鄉丁，有點看不過意，便走到她的身邊，憐憫地說：

「你這位大嫂，快到那邊樹子底下去躲一躲吧，這麼大毒日頭下面，不說你孩子受不了，就是你自己也要病倒的！」

周四嫂只是用忿怒的眼光看着他，沒有回答一句話。年長的鄉丁，慌忙說好話：

「你不要那樣望着我，剛才不是我揪你。那些傢伙混賬的很，我曉得一定不准他們揪的！聽我勸，快到那邊樹子底下去，這里熱得很！」

他見女人沒有動，只是望着，但眼裏兇惡的光芒，却減少些了，便抱怨似地說：

「你也是，你不管你的娃娃麼？你看他熱的那樣難受，來來來，讓我來抱他！」

周四嫂沒有讓他抱，却自己搖孩子起來。

年長的鄉丁，趁勢勸道：

「不要難過，你的當家人，一定有法子弄出來的。」

周四嫂突然撲簌簌滴下眼淚，哭着說：

「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呀，你瞧，我才一天沒有他，就受了這麼多的欺侮！」說到這里，就哽哽噎噎說不下去。

「不要難過，不要難過，世間上不論啥子事情，都有辦法好想的！」年長的鄉丁竭力安慰她，一面伸手扶她起來，「快到那邊樹子底下去，你不要男人借沒出來，你就先病倒了！」

周四嫂由年長的鄉丁，扶着走到樹子底下去，一面却又哽咽地說：

「只要他放出來，我就死了都願意！」

她已知道她的丈夫，並非丟下一家人，自己跑回去的，足見他借有良心，肯顧到她們娘兒母子，因此更見增加了懷戀之情。她抱定主意，錢再多，她都不要，只望她的人出來。現在年長的鄉丁，給他說的這一番安慰話，就使她疲倦的身子，增加了不少的力量。

年長的鄉丁，扶她在樹蔭下坐定之後，就問她：

「你吃不吃茶，我去跟你倒一杯來，你娃娃怕也口乾了。」

周四嫂本是口很乾了，却仍然搖下頭說：

「不乾！請你老人家快些告訴我：我們周青雲，要咱倆才放得出來？」

「不慌！不慌！我去里面問了再來；娃娃，你趕緊喂他點奶，哭得太可憐了。」

年長的鄉丁一面說，一面走回鄉公所去。

周四嫂望着鄉丁的背影，自然很感激，不禁又有些懷疑：

「他當真會幫忙我嗎？」

她明白陳家駝背子不會幫忙她了，而她也怕他的幫忙。因他幫一分忙，就會罵到十分的氣話。她覺得他現在丟下她走開，倒也算了。不再拜託他了。一心只想望這個和氣的鄉丁，能够給她一個最好的辦法。

小孩子中了暑，額頭髮燒，開始肚子瀉了起來，她平日在家，這倒是尋常事情，現在在外面，却感到了十分的爲難，沒有水洗，沒有布擦，只好扯點草來，隨便揩揩算了。孩子瀉得很厲害，瀉了之後，頭就有點抬不起來，軟軟的偏在肩上。她只盼望丈夫快些出來，趕快

帶孩子回家去，好安穩睡在床上去輪着。

不久，年長的鄉丁，走出來了，手上端着一個碗。一到之後，就把碗遞給她：

「快喝喝，茶滿涼的！」

周四嫂感激地喝了一口，又餵她的孩子，一面則急不能待地問：

「他們咱個講起的？今天是不是可以放出來？」

年長的鄉丁，沒有說話，却忍不住地嘆了一口氣。

周四嫂立刻臉色變了，聲音都有點戰抖地問：

「是不是他們不肯放？」

「放咱個不放？」年長的鄉丁，陰沉着臉子，悄聲地說，「就是你們……」

「你老人家講嘛！」周四嫂頂感到一種不幸，聲音戰抖地哀求，接着又傷心又憤氣地

說，「就是要我賣兒賣女，我都肯賣的！」

於是年長的鄉丁便躬着腰幹，幾乎要挨近她的耳朵那麼似的，向她低聲說了幾句，隨又

伸直身子，大聲地說：

「你不要向別人講啥，講了這個事情就搞不成了，現在上頭又有人在這里。」



周四嫂的臉色，起初稍微現出

一點喜歡，繼後終爲苦痛所籠罩

了，她眼淚欲滴地問：

「可以少出點麼？我們這樣的窮人家！」

「少點！」年長的鄉丁搔一搔頭，「這算是頂少頂少的了！再少，連我也不好開口去講的。有一家，他們出的，偕比你多了一倍

哩！」

「這當真是逼我賣兒賣女麼！」

周四嫂說了之後，偕深深嘆一口氣。年長的鄉丁帶着同情的臉色，沉思一會，忽然說

道：

「你不可以向陳大爺借麼，他那樣有錢，一般你們又是他的佃客。」

「再不要提這個事情了！」周四嫂更加覺得憂愁起來，「我們爭他的，借沒法子還哩，哪個敢再借他的？只要他眼前不再逼着娶，那就沾他的光了！」（爭是欠的意思）

「你回去想想法子看，這兩天內就來回話。今天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！」

「想得到啥法子嘛！」周四嫂絕望地說。「簡直在逼人跳岩哪！」

七

周四嫂抱着孩子，慢慢走回家去。孩子在路上又瀉了兩三次，碰到水溝地方，借給他洗了下子。找不到水的時候，就由他一身稀糊的，抱在手里。她一天都沒有吃飯，在路上才感到十分飢餓，看見人家田里長的包穀，竟想生的，也吃個幾包。但她只能在路邊的水溝里，用手捧了好些水來喝。她今天已經走了很不少的路，疲倦異常，常常在路邊有樹子的地方，坐下來息氣。她覺得她從來借沒有這麼疲倦過，終天在地里挖土，林里砍柴，累是累，但一息下，就感到舒適安靜，現在就是坐下休息，也不能減少勞頓，倒反而心里難過起來。因為身子息下的時候，頭腦便更加活動了。一切悲哀慘痛的事情，都來在腦里，一點都拋不開去。她只有坐着透一口氣，便又再走起來。但她也走到了天黑，才爬上自己耕種的坡上。

大的女孩金花才有八歲，小的女孩銀花四歲，都須要媽媽煮飯，才能吃到肚里。做媽媽

的以爲正午就可轉回家來，半個上午她們可不會怎樣餓着。因此，她走國家的時候，兩個孩子偕在茅屋門前，哭愁愁地坐着等候。銀花一見媽媽，甚至傷心地哭了起來。

周四嫂本想一到家，就在床上躺一會兒的。看見孩子餓得難過，便只好鼓起勁，把麥子和水磨了起來。最小的男孩，睡了一下，又哭了。便叫大的女孩金花去抱他，但不久，又給他姐姐瀉了一身。媽媽又只好停下手來，給兩個孩子用水洗抹下子。小的孩子已經瀉得頭都豎不起了，軟軟的靠在媽媽的肩上，而額頭則很發燒，連媽媽的肩膀，也覺得被他燙得熱熱的。周四嫂禁不住叫苦起來：

「拿啥子藥跟他吃嘛！我的天吶，這麼燒！」

她自己抱一陣，又叫金花抱一陣，終於把和水的麥子，磨了兩大碗，便連麸連粉，燒火煎了起來。吃的時候，小的孩子睡着了，她才靜靜地坐下，一面吃，一面趁着松明子的火光，看見兩個女孩，臉子都很瘦，又黃黃的，像老了的四季豆葉子一樣，比起場上那些又白又胖的孩子，真是太可憐了。她在路上樹下息氣，曾經打定主意，賣她一個，現在又忍不住這個心了。銀花吃着的時候，偕帶着久沒有看見媽媽的神情，要不要望下面前的媽媽，彷彿怕她會再走開一樣。大的女孩則格外現出懂事的樣子，跟媽媽做這做那的，媽媽要吃水，便

趕快替媽媽拿碗到缸里去舀。妹妹拿着煎的麥粨粨嫌燙，就連忙尖起嘴唇，給她吹涼。周四嫂覺得一天在外面，處處都受到鄙視和欺侮，只有回到家里，才感到了和親人一道的安全。

大的孩子吃到快要飽的時候，才突然問道：

「爸爸呢？他咱個借沒有回來？」

媽媽黯然地說：

「等兩天，就會回來的。」

她禁不住很難過地想：

「哪里去弄這筆錢嘛？……賣兒賣女又忍心做不出來。包穀呢？借沒有成熟！成熟了，倒可以賣一筆。現在賣呢？要有人要，可又賣不起價，明明是要吃虧的。賣了，這家幾口人，以後又咱個過呢？」她深深嘆一口氣。

「媽媽，你不吃了麼？」

媽媽把吃了一半的麥粨放下，悽切地搖一搖頭。

這一夜，周四嫂沒有十分睡好，總在床上翻來覆去的，而最小的孩子也常常啼哭醒來，有時借瀉肚子，弄得她不能不起來招呼。第二天早上，她的臉子瘦了，眼眶也黑了。但她一

夜的盤算，却終於拿出了決心，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包穀相因出賣算了。眼前吃虧顧不得了，以後一家人有沒有吃，也不要管他的，只要當家人回到家裏就好。最小的孩子，燒一點也沒退，但她却不能留在家里招呼，她必需出去弄錢，否則丈夫押起走了，就是有錢也買不出來。她不管孩子晒不晒得太陽，吹不吹得風，仍然把他擋下坡去。只是在頭上給他搭一件破衣服，她自己借戴了一頂斗笠。

大女兒金花一看見媽媽要出門，就忍不住一臉悽惶地說：

「媽媽，你咱個又要走了？」

媽媽低起頭邊走邊說：

「我去接爸爸！一下就回來。」

二女兒却哭了起來，媽媽不管她的，只是很快地走着。她下了到了平原，首先到附近一處烤酒的人家去。一到大門口，就被四條狗包圍起來，前後左右地叫着，嚇得她來不及叫人，只顧抓起身邊的泥塊子，來同狗戰爭。不久，出來一個老太婆，叱罵着狗，一面遞她一張五百元的票子，催促地說：

「你快走開！我們這里狗兇，看咬着你！」

狗拿跟主人罵跑了，周四嫂這才說出話來：

「魏大娘，你不認識麼？我不是討飯的，我是山上周老四的女人哪！」

「呵呀，周四嫂，是你哪！」魏大娘驚叫起來，「個多月沒看見，你咱個變成這樣子？你不叫我，我簡直認不得了。」她一邊把五百元的紙票，揣進懷里，有點想笑，但又立即忍

住，接着露出同情的臉色，親切地問：「你好瘦呵，你病過一場麼？」

「沒有病，」周四嫂連忙答道，「就是我那當家人沒有了！」

「哎呀，你真命苦！啥時候沒有的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說錯了！」

周四嫂心慌地說，「他前天捏



場拿跟人家抓了。」

「抓了？」魏大娘莫明其妙地問。

「他抓去吃糧去了！」周四嫂忿忿地說，「真是死沒良心，硬要害死我們一家大小，魏大娘，你看我一個人帶三個娃娃，咱個辦嘛？」

「哎呀，真是太沒良心了，簡直在做絕兒子的事情！」魏大娘禁不住也憤慨起來。接着又說道：「你是不是要我老大去跟你講講人情？我告訴你，湯倒這樣的事情，哪一個也講不動的！唉，你們真是命苦，天沒眼睛，偏偏禍事就遭到你們身上！」

周四嫂囁囁地說：

「有人告訴我，說是暗中塞一筆錢，就買得出來。」

「你們哪來這筆錢呢？」魏大娘睜大了眼睛，她怕是會來借錢，便趕先說道：「這個年辰，太不好了，哪個不喊緊，像我家嘛，外表看起來，到有幾畝田，又在烤酒賣，咳，周四嫂，你不曉得囉，糧呀稅呀，這樣一徵，那樣一收，偌剩個啥嘛！我倒不是怕你借，才這樣向你說，我是逢人都這樣講的！這個年辰，有錢人拖窮，窮人就拖來活不下去。咳，苦日子偌在後頭哩，我們也會像你們一樣，有一天大人娃娃飯都吃不起！」

「你老人家說到哪里去了，咱個拿來同我們窮人子比！」周四嫂這麼說了一句之後，就稍微咳嗽一下，「我倒不是來借錢的，我有好幾畝地包穀，打算把它賣了。我就是來問問，你老人家要不要？反正你家是開燒房的，一般總要買包穀烤酒。」

「買咱個不買，就是手邊沒有現錢！」魏大娘推托地說，「你看，如今樣樣看漲，那個借好把酒全賣出去，只有餓子把錢攞在家里息涼！」

周四嫂見她一開口就推盡了，知道生意攬不成功，禁不住心里很是爲難，開燒房的都不買包穀，倘有哪個肯買呢？壩里的人家，又都是吃米不吃雜糧的，就是他吃雜糧的，也都自己種得有，即使要買，也一下買不了這許多。這樣看來，那今天又勢必非到場上不可。自己再拖起腿子走走，倒不要緊，病了的孩子，哪里能够再晒呢？於是她呆了一會，臉色悽然地說：

「要不是孩子病了，晒不得太陽，我倒是場上去賣借方便些。如今只好銀錢上吃點虧算了，只要有人肯要，相因一點，都不要緊！」

魏大娘便對她背上的孩子，憂慮地看了一會，幾乎要伸手去觸下孩子的額頭了，但因見他滿臉稀譎，就又縮住了手，只是憐憫地說：

「是的，再晒不得太陽了！看樣子是燒得很哩！你該留在屋里，跟他忌忌風，不該攆了出來！你們太年青了，這樣帶孩子，會誤事的！」

周四嫂深深嘆一口氣說：

「就是留在屋里沒人帶哪！他又病些些的，你不攆在身上，隨時給點奶跟他吃，他就片刻都不會安靜！偏偏他爸爸又遭到這樣的事情，你又不得不出來跑跑，說一聲押起走了，叫我們咱個辦嘛！如今叫人作難的，就是願得到這頭，就願不到那頭了！只好求菩薩有眼睛，保佑保佑我們！」

「看你這樣子，實在太爲難了！」魏大娘沉吟地說：「好吧，我進去同他們商量商量，看他們要不要？不管多多少少，總能救你個急才好！」

魏大娘進去之後，周四嫂便解下她背上的孩子來看，因他在背上已經瀉了肚子。孩子現得衰弱無力，頭偏在肩上，豎不起來。抱在媽媽懷里，已不能像昨天那樣的掙扎了，只是軟軟地躺着。眼睛昏迷，神智不清，一身滾熱。做媽媽的知道病勢很重，但不知道要怎樣才好，只是看着看着，心里非常的着急難過。

八

魏大娘同她的大兒子魏福林走了出來。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，有着精明謹慎的臉色，在鄉場上的買賣方面，很會打點算盤。魏家糟房烤酒賣酒的生意，便是他在承頭做的。

魏大娘一出來便說：

「周四嫂，你的包穀，讓我老火去看看再說，要不要，總要看了，才能定奪！」

魏福林立刻接着嘴：

「我們烤酒用的包穀，那是差一點都不成的。就走吧，我借有事情！」

魏大娘也跟着說道：

「是的呵，他正忙着，沒有功夫，我勸他大家都是熟人，能够幫忙的地方，幫點忙總

好！」

周四嫂連忙說着感謝的話，一面又趕緊把孩子抱到魏大娘面前，着急地說：

「魏大娘，你看看，我這個娃娃病得很。該吃點啥子藥才好？」

「病太重了，你該請個醫生跟他看看！」魏大娘說的時候，皺起眉頭。

「唉，我們這種人家，借請得起啥子醫生嘛？」周四嫂在焦急的臉上，又現得頗爲傷感起來。

「那你把點車前草、五甲皮，熬點水給他吃吧！這種藥，病輕到好，病重就怕見不到効！」魏大娘說到尾後，便把眼睛望到別處去了。

「管牠的，我把點來試試！」周四嫂十分鬱地低下頭說。

「快點走嘛！」魏福林走了幾步，又掉回頭來，大聲地埋怨，「同你們坤道人家講生意，真是麻煩的很，你借是另外去找買主的好！」

周四嫂趕忙抱着孩子就走，一面惶恐地說：

「就是這個小鬼，他把我急昏了！」

魏福林見她動身了，也就走了起來，他走的很快，大步大步地走着。周四嫂尾在後面，幾乎要放小跑似地，才能趕得上。手里抱個孩子，走了不久，就弄得氣喘吁吁地。她原想一

路走一路找點車前草五甲皮的，也來不及了。走到山邊，爬坡上去，就更使她感到疲勞，她沒法緊跟在魏福林後面，就只能慢慢爬着。魏福林因已看見坡上的包穀地了，便不再催她，只顧一個人走上坡去瞧。周四嫂走到坡上的時候，魏福林已經坐在包穀地邊，慢條斯理地吸着烟了。周四嫂勉強做出笑臉說：

「魏大哥，你看我的包穀是不是長得滿好的嘛！我同我們老四，不曉得下多少苦去了，成天在地里，不是澆水灌肥，就是把草捉虫，不然的話，哪會長得這樣好！」

魏福林吸着烟，冷冷地說：

「我看過了，吃到可以，烤酒就借差一點。」

周四嫂起在臉上的笑容，立即消失的乾乾淨淨的，接着很不安地問：

「難道一點也不可以烤麼？」

「烤自然烤得！」魏福林似在用心地吸烟，現着神情不屬地說話，「你烤出來的酒，可就少得多了！」

周四嫂聽見這麼說，又覺得含有希望了。便懇求地說：

「魏大哥，請你救我一個急，把它買去，就算你做一場好事！」

「做好事！」魏福林責備地瞧着她，「那我生意怕個辦呢？我不能蝕本做生意咄。烤酒匠人他要起工錢來，一個都不能少的，上頭借要抽捐抽稅，我拿啥子去貼嘛？賣掉褲子？」說到尾後，簡直在生氣起來了。

周四嫂連忙陪小心說：

「要你蝕本，那是不對的！魏大哥，你家生意人，啥子都懂得，那可就請你公道批個價錢好了，……唉，么么，不要哭，等下媽媽就熬藥跟你吃！……魏大哥，我曉得，你們一家人，都是好心好腸的，做起生意來，總不會叫我們乾人吃虧！」

魏福林仰起頭盤算，短烟袋則高翹翹地啣在嘴上，嘴里則低聲咕咕嚕嚕地：

「三的三百，三八二百四……唔，這借不對……」

他盤算了好一陣，才忽然大聲問道：

「你地里會出多少包穀？」

「今年子就不曉得了！去年差不多就收有一石，借先吃了好多嫩的。今年子雨水好，沾天老爺的光，魏大哥，你瞧瞧，比去年長的好多去了，……哎呀，鬼東西，你又病了！」她連忙收拾他的小孩。

魏福林厭惡地走到一邊去，冷冷地說：

「我就沒有見過你去年的包穀。」

周四嫂一面收拾孩子，一面分辯地說：

「魏大哥，我不會哄你的啊，去年子天乾，哪個不曉得收成壞，今年子一眼就看得見，的確確長得好些。」

「我們不管這些了。就算一石吧！你要多少錢一石？」

「咱個就算一石囉！」周四嫂禁不住尖叫起來，「今年子我惜一包都沒撒來吃過呵！」

「我看過了，有些樹子陰着的地方，結的一點也不飽滿。」

「陰着的地方，一點也不多呵，看都看的出來，就是幾根樹子。」

「不要多說了，你收成後給我一石，免得我收起來麻煩。人工好貴去了，省幾個人工也

好！」

周四嫂沉吟一下，然後拿出決心地說：

「好吧，就由我自家收好了！」遲疑一下，又再問道：「魏大哥，你一石給我多少錢呢？」

「這就不能照市價嘛！人家是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。你的借在地里頭，起碼借得半個月。」

「哪里呵，有些已經撤得了，不到十天，我就會交上的。」

「不管你咱個說，你總不是賣的現成貨哪。」

「交得快，也就差不多像現成貨一樣的，我們並不是才長成苗苗就賣哪。」

魏福林做出要走的姿勢，神色頗不耐煩，討厭地說：

「跟你們坤道人家講生意，實在難纏。現在乾脆說一句，等你貨收在屋的時候，我們再來看貨講價錢。我屋里正忙得不可開交，哪有閒功夫來刮達刮達講空話！」說定了話，就立刻走了起來。

周四嫂正拿草葉子給小孩揩着身子的，也顧不得憚不憚了，就抱起孩子，趕着懇求：

「魏大哥，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！你曉得我爭急錢用，等不得那時候。我並沒有說，我一定要照市面上的物價，我只是求你批個公道的價錢。」

魏福林見她老是把做生意和做好事混在一道，很是生氣，便停下足來，青着臉子，說：「我就是一句話，四百萬一石，一個錢都不能多添的，你不賣就算了，這是頂天公地道

的價錢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仍舊走他的。

周四嫂聽見批的價錢臉色都變了，因這個數目借不够拿去取她的丈夫，她禁不住跟在後面，哀求地說：

「魏大哥，你不能多添一點麼？取他爸爸，這筆錢借不够呀！」

「我早說過了，一個也不能添。」魏福林加快足步走起來，「你要添，你最好到街上去賣。」

「魏大哥，你等等下嘛！那照這個價錢，你再買五斗好不好嘛？」

「你地里會出一石五斗嗎？不要把我當成小娃娃來打整。告訴你，我也沒有那麼多的現錢！」

「魏大哥，我不是哄你，上回陳大爺上坡來，他借說今年子兩石都會有的。要是我添出來的話，那我一家人都雷打火燒！」

魏福林停下足來，鼻子里擻了一下，冷笑地說：

「你肯聽他說的！他是地主人吶，他說的多，是他想加你們的租哪！」

「魏大哥，不說二石五斗，就是一石六斗都給得出的，今年子在坡那邊，我借新開有一

個地，你剛才一定沒有看見，你只在這樣走走！」

「借開有地麼？」魏福林問了之後，又立即說道：「我不管你地里出多少，我沒有錢，我不能買那們多！」

「魏大哥，你說到那里去了！你都沒有錢，大河沒有水囉！」

「我當真沒有錢，連買這石包穀的款子，也都借要向人家借呵！」

「不管咱個說，總算有人肯借咄！魏大哥，求你越發做做好事，你要借，你就率性多借點，連這六斗都買去！我們周老四出來，會登門跟你道謝的！你以後有啥事情叫他，他是幹都會跑斷的！」

「你不曉得，我借人家的錢，要措一大筆利息的呵！」魏福林皺起眉頭，做出十分爲難的樣子說，「這個年辰，哪個借肯白白借你用？」

周四嫂躊躇一會，才臉色一沉，忍痛地說：

「魏大哥，那就這樣好不好嘛！你一般借錢要措利，那我就六斗算五斗，你該不吃虧咄！」

魏福林用手搔一搔光頭，然後說道：

「你新開的地在哪里？」

「魏大哥，你來看嘛！」周四嫂立即領他去，「你不親眼看見，你借說我哄你哩！」

周四嫂首先走進包穀地中的小路，包穀葉子闌的沙沙地發響。魏福林把烟上的灰，彈了一彈，又重新吸起，跟着走在後面。走到嶺上，果然看見一片新開的地，只是長的包穀矮小一點。魏福林這才感到滿意了，但臉上仍是做出不快樂的樣子，小聲地說：

「你就算六斗，我借是要吃虧的呵，你不曉得，如今的利息，好大去了！」

周四嫂見他答應了，便問他馬上要錢，她好今天下午去交款子，好把丈夫當天接出來。

「阿呀，你咱個要的這樣急？」魏福林又生氣地叫了起來，「你耳朵哪里去了，我剛才告訴過你，我要去跟人家借呵！」

「啥時候，才借得到呢？」周四嫂爲難地問，接着又訴苦起來，「魏大哥，我是約着今天下午，去交款的哪！今天不交，就怕明天押走了！」

「你肯信他們的話！我告訴你，他們的話，沒有一句，不是騙人的！」魏福林罵了起來，「你怕遲，你明天一達早去好了，我在場上張大興茶鋪等你，借得到錢，我就把你。」說了之後，就大步下山去。

周四嫂趕在後面，彷彿在作最後的掙扎一樣，大聲地懇求：

「魏大哥，你今天下午時候，給我好不好？我要去救他哪！」

魏福林越發走得快了，他頭也不回，只是把手舉了起來，在肩膀上，搖了一搖，罵也似

地說：

「你不賣，就算了！」

周四嫂無法可想，只好又趕了幾步，高聲哀求道：

「好，就明天算了，魏大哥，請你明天一達早等我呀！」

魏大哥沒有回答，只是急急忙忙地走着，好像怕周四嫂會趕去一樣。

周四嫂望着下坡去的人影，有時又給小樹遮着了，有時又現了出來，忍不住罵道：

「死鬼！多麼吝嗇呵！」

隨即抱着孩子轉身回來，看見眼前一片茂盛的包穀，到明天就變成別人的了，自己白白辛苦一場不說，那以後一家人吃啥子嘛？雖說當家人出來之後，可以想法子生活，但一時也青黃不接，難免不鬧肚子餓的。她想到這里，心里就像貓足在抓一樣，有羞說不出的痛苦和難受。孩子在她懷里啼哭，也禁不住罵了起來：

「鬼東西，你快去死了的好，你借沒有把人磨够！」

她回到屋里，第二的一個孩子銀花，一看見媽就嚷餓起來。周四嫂走去就給她一耳光，借咬牙切齒地罵：

「討債鬼，你借嚷餓呀！看老子今天不把你賣了？我跟弟弟洗了，我就拖你去賣的，你這磨人的東西！」

她坐下來，便叫金花去拿足盆倒水，金花沒有趕快送來，就惡聲惡氣地詛咒：

「短命鬼，你膠粘着跨哪！你要死了，那樣慢！」

金花臉紅筋漲地送盆水來，水在小足盆里一邊一邊地，連她的褲子也濺濕了。這在一個八歲多的小孩，能做這樣的事情，已經是極不容易的了，但做媽的趁她放下盆子的時候，借是朝她臉上，重重打了一巴掌。

周四嫂發洩了一頓，洗好了孩子，又把自己一身，也擦乾淨了，心里稍微安靜了一點，便漸漸憐憫孩子起來。門前一根橘子樹的影子，原是長長映在西邊地上的，現在業已收攏罩在樹腳下了，顯然天已到了正午。她就將最小的孩子交跟金花去抱，自己則趕忙麥子泡起水，連皮膚磨了起來。

把麥子粑煎跟孩子吃的時候，她不禁一面吃，一面起着幻想：『要是他現在就偷跑回來多好！包穀留下來了，一大堆放在屋裏，差不多要裝滿半間屋子去了，看起來那多使人快樂！』接着忍不住嘆了一口氣，『死鬼，他就是太不能幹了！』繼又恨恨地罵道：『真是死笨，那天爲啥子不跑呀？人家都跑得脫，你咱個跑不脫？活該去受死罪！』

她吃完麥粑，便又去看看床上的孩子，一臉灰白，額頭的燒，簡直有點燙人。並未睡熟，只是昏昏迷迷的，時而又又不安地哭了。她剛才稍微安靜的心，重又慌起來：『這樣子咱個得了嘛？我的天呀！』她禁不住拿手把一扯她的頭髮。『偌是趕快給他扯點車前草五甲皮吧！』她這樣一決定之後，便吩咐金花招呼弟弟，自己則匆匆忙忙走下坡去。她曉得山上沒有車前草五甲皮，只是長在山下的水田和水溝的旁邊。她在山下田野里找尋藥草，一面又常常抬起頭來，看看有沒有人走過。她希望碰見一個熟人，再使出賣包穀的事提起，好在價錢方面能够提高一點，使自己拿去繳了之後，偌可留下一筆以供家用，她不甘心、就這麼一下全出脫了，好像丟進大海一般。並想把錢接在手里，好趕到場上去接人，免得遲了誤事。車前草五甲皮倒扯了不少，人却沒有遇到一個。因爲午後的陽光，太強烈了，連秧田里的水，都給蒸得暗地發出微小的聲音。禾苗葉子晒得起捲子，失掉嫩綠的光澤。又沒有一點風，人走

在兩邊都有禾苗的田埂上，簡直悶熱渾身出汗，真也不容易透一口，故此誰也不願出來了。雖想親自上門去找，可是除了魏家院子比較近門而外，其餘的院落人家，都離開得太遠，而且他們都不燒酒，不見得一定能够收買包穀。實在走一趟路，倒不要緊，就怕誤了孩子，吃

要不到急。於是她只好又急急忙忙趕上山來。

九

第二天早上，周四嫂一早就爬了起來，她摸摸孩子的額頭，燒沒有退，仍是現得昏昏沉沉的，而且不肯吃奶，彷彿比往天借要重點，只是昨夜不大瀉了，覺得又像是車前草五甲皮見了效。病似乎退了些似的。她弄不太清楚，但心里却總朝好處想去，以為藥見了效，那燒也會慢慢退的。這樣一想，就自然而然放心許多了。他只是盤算着，到底帶他一道去場上呢？借是一個人單獨去好？她見太陽雖沒出來，但天空却是一片雲彩都沒有，無疑這一天又是一個大晴天。她明白孩子再不能帶出去晒了，便決定留在家里，好在他又不吃奶，更容易單獨走開，吩咐金花挨邊正午灌他點藥，她就立即很快地走下坡去。

孩子暫時不用掛慮。周四嫂只是擔心魏福林會有什麼變卦。何況昨天分手的時候，又借沒有十分決定，便一直走到魏家院子去。自然一到門前，又被幾條狗包圍起來，而這圍出來

解圍的却是魏福林本人。從他的臉色和眼神，可以看出他早料到周四嫂會來找他的。他有點高興，但却盡量掩藏着。他假裝兇惡的樣子，呵斥着狗，一面又討厭似地對周四嫂說：

「我不是叫你去場上等麼？又來做啥子嘛？」

周四嫂聽見這麼說，歡喜得紅起臉了，禁不住忸怩地說：

「魏大哥，我又怕你不肯要了哪！」

「你才想的怪了，我又不是三歲的孩子，說了不認賬！」魏福林責備地說，「我一向總是說一句算一句的，你去張大興茶舖等我，我吃了早飯就來。」

周四嫂帶着很感激的臉色，便向場上走去。款子的事情，可不用焦慮了，但他的丈夫是不是今天早上借沒有押走呢？她想着年長的鄉丁說的那一句話，「要弄就快一點，遲了就沒有法子想了！」感到十分的擔憂。

到了場口，並不進去，只是趕忙彎到場背後的鄉公所去。鄉公所門前站崗的，恰好又是前天上午站崗的年背鄉丁。他一見周四嫂到來，把槍一橫恫嚇地問：

「你又來這里做啥子？你借沒有關够嗎？」

周四嫂臉立刻通紅了，她退開一步，在忸怩的神色中，又不安地問：

「我不是來……我是問，我家周老四，押起走了沒有？」

年青的鄉丁，昂起頭，淡漠地說：

「我不曉得！」

周四嫂有些忿怒，却又强行抑止着，聲音顫抖地問：

「請你作作好事，告訴我嘛，你們又哪會不曉得的？」

年青的鄉丁，臉掉在一邊去了。

周四嫂非常着急，忍不住悲哀地說：

「我不單是來問問，我借拿錢來取他。當真押起去了，這咱個得了嘛！」

年青的鄉丁這才不響不響走進傳達室去，不久年長的鄉丁，驀地走出來了，帶着一臉的

怒容，拉她稍微走了幾步路，才低聲責備地說：

「你咱個這樣糊塗！這樣的話，你都當着別人講的嗎？我不愛管的，由你自己去胡鬧好

了！你這樣逢人就亂講起來，連我也走不到路的！」說着說着，現出真要走開的樣子。

周四嫂連忙拖着他的手，惶恐地說：

「大叔，請你不要生氣，我一時找不着你，我心里急哪！」

「我早告訴過你，要你在門口等等，我自會出來的，你這樣一來，啥子事情都搞不好了！同你們女人家，就簡直辦不好一件事情！」年長的鄉丁，越說越是生氣起來。

周四嫂不敢分辯，只是讓他責備，臉上則現出請求恕罪的神色，眼角邊上含着盈盈欲滴的眼淚。

年長的鄉丁，並沒有走開，用忿怒的眼光，瞧了周四嫂一會兒，才又叱責地問：

「你嗰個昨天下午沒有來？」

「

我沒有搞到……」周四嫂

說到這里，趕忙望一下門口站崗的鄉丁，生怕話又被聽去了，再招到責罵，接着便很小聲地說：「昨天下午就是錢沒搞到手！」

年長的鄉丁，牽着她的袖



子，走到遠一點地方，然後問道：

「你今天搞到了嗎？」

「搞到了。」周四嫂氣促起來，「我那當家人借沒押走嘛？」

「沒有。」年長的鄉丁向她伸出一隻手，「你錢交來嘛，今天人就跟你領出來。」

「錢，人家借沒交我，等下就到場上張大興茶舖去拿。」周四嫂頗爲歉然地說，「今天一定拿得到的。」

年長的鄉丁，很不高興地聽着，等周四嫂說完之後，隨又責備地問，「你咱個約在茶舖里去拿，那樣人多嘴雜的地方？」

「是人家約定的哪！」周四嫂惶恐地說，「我只能請求人家作作好事，他在啥地方交錢，我一點也作不到主的。」

「你告訴他沒有？你這錢是拿來取你當家人的。」

年長的鄉丁忽然嚴厲地問。周四嫂心里害怕起來，嗚嗚地說：

「我……沒有……」

她的臉子禁不住又紅了起來。年長的鄉丁，搖搖頭，恨恨地說：

「你們總不懂得厲害的，老愛拿起膀巴子亂講，這樣亂講下去，看嘛，不出點事情，才有鬼哩！」

周四嫂本想說，「我不那樣講，人家咱個肯做好事嘛。」但看見年長的鄉丁，那樣生氣的樣子，就又不敢開腔了，只是站着，由他責罵。

年長的鄉丁責罵一頓之後，望一望天色，又看一看那邊大路上來趕場的鄉下人，才又瞧着周四嫂嚴厲地說：

「你借站着做啥子嘛？要取人就快點去拿錢鈔！你借不趕快一點，今天下午就會押起走的！」

周四嫂急忙拉動足步，一面說：「是的，是的，我就走。」走了幾步，又再回頭來懇求：「大叔，請你在門口等我呵！」

「你去吧！說不定我會在街上碰見你的！」年長的鄉丁說了之後，借又囑咐兩句：「我告訴你街上地方，可更亂講不得哈！」

周四嫂向場上走去，心里忍不住罵了起來：「這老鬼，咱個這癩鬼哪？昨天我借欺倒他好哩。」她雖是受了不少的氣，但她仍是感到一點愉快，因她覺得她的當家人並沒有押走，借來得及救的出來。她的苦，總算借沒有白吃！

逢場的日子，街道的店舖前面，都擺滿了攤子，使得過路的地方，更加顯得窄狹。但揹兜提兜兜的鄉下女人，只是慢慢地擠着走，有時借站着講生意，或者只是站着瞧。時不時有挑雜糧的少年，挑米的老頭兒，大聲呼喝地喊讓，穿過人叢。廟子里的空地上，有被人捉起後足的小豬，尖聲地嘶叫起來，簡直刺人的耳朵。整個鎮市雖是很熱鬧，但年青的人却不多見，老人婦女和十五六歲的少年，幾乎全來趕場了。他們的神情，多半現得不安，且又夾雜一些憂鬱和憤怒，因為陡然高漲的鹽價和布價，恰像炸彈似的震驚了他們平靜的心情。而一些臨街賣貨的攤販，則苦着臉子，一面秤貨，一面發氣地說：

「賺個屁哪！只怕拿錢去買，買不到照樣多的回來哩！」

周四嫂在人叢走着，聽見人人都在咒罵物價的高漲，便暗自想道：

「不曉得，包穀漲多少了？我該去問問的好！」

於是她擠進廟子內的糧食上去。新的包穀沒上市；市上賣的只是去年留下的陳包穀，一個中年人在問一個賣包穀的，大聲地還價：

「我給的合適了；七十萬一斗，你賣不賣嘛？」

「七十萬？前場都買不着！」

那個中年人走了幾步，又回頭來還價道：

「七十二，賣不賣？……好，就給你七十五！」

生意沒有講成，中年人走到一邊去了。周四嫂便走到賣主面前問道：

「老大爺，你要賣多少錢一斗？」

老頭子看了周四嫂一眼，有點輕視地說：

「你要買嗎？我不零賣的！」

周四嫂連忙陪笑道：

「我只是問個價錢，我不買的，我家里有。」

老頭子這才臉色和善起來，但偕是用教訓的口氣說：

「你有就好了；最好等向才賣。借要漲的。我巴幸不得今天賣不脫，我就挑回去！等幾場，你看嘛，沒賣百萬一斗，我手板心煎魚跟你吃！」

「要不等急錢用，那不賣多好！」周四嫂帶着苦痛的心情，勉強湊和着說，隨又問道：「到底這場賣多少一斗呢？」

「剛才有人賣八十二萬，借喊賣輸了哩！」老頭子嘴巴一翹，頗爲生氣地說：「這個年辰，哪個敢賣東西嘛！早脫了手，就吃大虧了！」

周四想了一想，幾乎要喊出聲來：

「我的天，我咱個才賣四十萬一斗呀！就說我一時沒現貨交出來，起碼也該給六七十萬一斗才行吔！這個整人的鬼，簡直要害死人！」

周四嫂在米糧市上，臉色陰沉地走着，心里越想越氣，不禁咬着牙齒，叫了一聲：

「我賣了！」

惹得旁人都向她看了一眼，但卻沒有誰會特別感到詫異，因爲在這時候，對買賣失悔的人，實在太多了。

周四嫂擠出了米糧市場，在廟門的空曠地方，呼了一口氣，同時又痛苦地想：

「不賣又咱個辦嘛？今天拿啥子去取人呢？」

周四嫂靠在廟子門口的牆壁上，稍稍休息了下子，就又提起勇氣，她心里悻悻地盤算：「我肯信魏家那個鬼，就把我坑死了！我來在場上借找不出賣主？」

於是她拭拭額上的汗，重新擠到街上。經過張大興茶舖的時候，她趕忙低下了頭，生怕會有人叫住她，其實街上人多，茶舖里又滿了堂，誰也不會注意到她的，只她自己覺得是在偷偷地走過罷了。她在街上碰見了陳家駝背子，幸喜他沒有看見，她就連忙走開了，最後找到一家米糧舖子，便走了進去，向一個正吸香烟的中年人，做出極和氣的臉色，低聲懇求地問：

「你老人家收不收買包穀？我有點要賣。」

吸烟的中年人，胖胖的，留有兩撮小鬍子，他坐齋不動身，吐着煙圈曼聲地說：

「你挑來看嘛！」

「借在地里頭，等五六天就收得起來。」周四嫂更加顯得和善了，「我想先賣幾天。」吸烟的中年人不等她說完，就露出厭惡的神情，截斷地說：

「我們不要！」

周四嫂見他神情冷淡，話語堅決，毫沒商量的餘地；便只好走了出來，臉色重又陰沉了，心里則忿怒地罵道：

「這麼大的場，怕就只有在賣獨行了，做起那種鬼樣子！」

不久，她又走進一家糧食店，這回不再故意做出和悅的臉色了，只是帶着隨便問問的神情。

這家糧食店的老板，是個老頭子，帶着一付老光眼鏡，高高坐在櫃台後面，用嚴厲的眼光俯視着全店，彷彿一個私學老師，在管他的一羣學生一樣，手里則不住地搥着一把蒲草扇子。他緊盯着周四嫂的臉子，用研究的神情，下細地打量，一面像法官似地盤問：

「你不好等五六天才賣嗎？」

「我等急錢用哪！」

周四嫂躊躇一下，便這樣率直地說了，她覺得無法掩飾，就只有說穿的好。她嚇得這樣的買賣，她是一定要吃虧的，她僅僅希望不要吃虧的太多，就好了。

戴眼睛的老頭子，停止搥扇子，鄭重地問：

「那你要賣多少錢一斗呢？」

周四嫂看見老頭子有買的意思

了，便先心里盤算一下，「我得把價錢喊高一點。」接着便做出很懂生意的那種神情，靈敏地說：

「今天市上，他們都賣九十多萬了。這樣多，我倒不想要！我想七八十萬，你老人家，該能出嘛？你老人家做生意，總是很公道的。」

老頭子微微一笑，搥了一會扇子，才又說道：

「我勸你借是等幾天的好，過五六天，不說七八十萬，就是百把萬，都包你賣的到。」

周四嫂感到難過地說：

「我背了時了，再多也沒法等了，求你老人家公道批個價錢，我寧願多吃一點虧，就是



六七十萬一斗，都可以的！」

老頭子用手打了一下面前的算盤，然後抬起頭來，伸出一個巴掌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「就是六十萬一斗，再公道沒有了！」

周四嫂聽見這個數目，心里一喜，但臉上儘是做出受了委屈似的神情，假裝不安地說：「呵呀，你老人家咱個才給這一點，眼前樣樣都貴，那點子够買啥嘛！」

「我給的最合適。」老頭子望着她，不住地搵扇子，「你到別家去問問罷！要是他們肯出這個價錢，我都願意賣。你要想想，你不是賣現成貨呀。」

「你老人家，不能再添一點麼？」

「一個都不能添！」

周四嫂心里盤算一會：「他怕不會添了，那麼再走幾家嗎？如果又遇着剛才那樣的糧食老闆，他倒理不理的，反而多事，倒不如賣了算了，好在自己儘可以落一筆。於是她就向老頭子說道：

「好了，賣給你老人家算了！那你可以給我錢嗎？」

「咱個就可以給你錢？」老頭子叫了起來，「你就等急錢用，你也得兩三天吧！我得先

去看看你的包殼，我才能給錢的？」

「老伯伯，我們莊稼人，有一句，說一句，不是哄你老人家的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我們生意人的規矩，是得先看貨哪！再不然，你也得找個担保人，這就要我們信得過的。」

周四嫂原是覺得陷到絕境了，聽見這麼說，便又感覺大有希望起來，她想了一陣，可以做担保的人，就只有陳家駝背子了，難道僭能够去找魏福林那個壞蛋嗎？你失了約他不當場罵得你狗血淋頭？可是陳家駝背子，他肯肯幫忙嗎？去請求他，又一定是爲難得很。不過，不找他？又有誰呢？於是只好勉強說道：

「老伯伯，找我們那邊陳大爺做保人，好不好？」

「哪一個陳大爺？」

「就是背駝駝的哪！人家喊他陳發興，你老人家不曉得麼？」

「呵，是陳發興陳大爺？認識的，他剛才來舖子上坐過，他的提兜僭掛在這里。」

周四嫂覺得這個担保人如此熟識，心中頗爲高興，便立刻拉動足步，一面說：

「我就去找他來，剛才看見他往東邊去了！」

老頭子伸出蒲草扇，制止地說：

「你等等，他馬上就轉來，他去張大興茶舖一下。」

周四嫂便在門邊的板凳上坐着，這時候才拉起衣裳的前幅，向自己的上身，舒暢地搨了起來。然而，心里借是不大寧靜，她曉得陳家駝背子昨天那樣發脾氣，今天斷難再行幫忙，一開口，定會招到責罵，她如今走到這條絕路了，借有啥子好辦法呢？於是她下了決心，不論他陳家老頭子咱個責罵，她都要纏着他，務必請他答應，她一面雙手扯衣裳搨風，一面想出了許多哀求的話，準備陳家駝背子來了，開口好說。

等了一陣，却見另外一個鄉下漢子，同個衣服整齊的中年人走了進來。老頭子連忙接着，借拿烟倒茶，全然沒有剛才那種莊嚴樣子。倒是非常和言悅色的。衣服整齊的中年人，說了兩句，老頭子便大聲奉承地說着：

「沒關係，你先生，說過就算事了！」

老頭子接着就去拉開錢櫃蓋子，把一疊拾好的鈔票，遞給衣服整齊的中年人，低聲溫和地說：

「還是三百萬，點過的，一張也沒缺。」

衣服整齊的中年人，看也不看，就遞給鄉下漢子，只是吩咐道：

「你數一數吧！」

「好好好，你該當場數一數？」

老頭子微笑地附和着說。鄉下漢子拿在手里，却没有數，只是很感到爲難的樣子，嗚嗚地說：

「不能多給點麼？一百萬也不够哪！」

老頭子立刻教訓似的說道：

「你老哥，咱個這樣不懂生意囉！我告訴你，要不是他周先生出面担保，一個錢都不能付的。頂少我得去看看你田里的秧子，到底有多少畝？可以收到幾成？到那時候，我才能全付給你！你老哥，曉得嗎？這是我們生意人的規矩，今天付這一筆，全靠他周先生的面子。」

那個衣服整齊的中年人，也連忙地說：

「對的，這就是他們生意人的規矩！」

鄉下漢子無可奈何地數錢起來，臨走的時候，偕向老頭子請求地說：

「那你老人家明天就下鄉來看哪！」

「唔，那不行，我舖子上忙得很，頂多也得三四天。」老頭子恢復了嚴厲的面孔，「我的兩個夥計都下鄉去了，舖子上沒人招呼！」

鄉下漢子嘆口氣，便尾着中年人走了，周四嫂聽見這個買賣，正跟自己的情形，差不到好遠，便非常注意起來，一見他們走開，就連忙向老頭子問：

「老伯伯，他陳大爺肯担保，你老人家今天給我多少？」

「頂多兩百萬！」老頭子重新走進櫃台里面去坐着。

好像有誰在捏她的喉管似的，周四嫂痛苦地叫了起來。

「我的天，這咱個够嘛！我今天等着要救人呀！沒有五六百萬，就完了！」

老頭子原是開始揚着扇子的，聽見這麼叫，便停住了手，驚異地問：

「你救啥子人？」

周四嫂差點就要把救丈夫的事情講了出來，但想起鄉丁吩咐她的話，又趕忙自行制止

着。改過話頭說：

「不，不，我只是今天要錢的急！」

老頭子見她不說，也就不多管閒事了，只是望着街上的行人，一面輕徐地搥着扇子。

周四嫂忍不住含淚地哀求：

「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，我實在爲難得很，……當真要救一個人的性命！」

老頭子見她說的吞吞吐吐的，反而有些不耐煩起來，討厭地說：

「剛才不是親眼看見的麼？人家賣幾石穀子，又借是參議員担的保。你那點子包穀，就這樣惹麻煩，率性跟我走開的好，今天逢場日子，我沒那多閒工夫！」

周四嫂知道長求也沒辦法，就只好到張大興茶舖，去接受魏福林那一份可怕剝削了。她

含着眼淚，走出糧食舖。

張大興茶舖是太平鎮上一間最大的賣茶的舖子，一面臨街，一面挨着巷子，兩邊都是空的。夏天有風從巷里吹來，坐在里面的人，可以感到涼快舒適。因此，這間茶舖的生意，就格外鬧熱一些。四鄉來的地主，都喜歡進來喝一碗。同時，大點的生意，也就在茶碗邊上講成功的。

周四嫂走進茶舖，很快就找着魏福林。他正跟幾個人坐着在談話，其中有一個背駝駝的，有着羊子一樣的鬍鬚，正是她的山地主人陳大爺。周四嫂勉強同他打個招呼，便站到魏福林身邊去。魏福林瞟她一眼，責備地說：

「你咱個這陣才來？你不是先動身麼？」

「就是到鄉公所去，担了一下。」周四嫂回答之後，躊躇一下才又臉上竭力露出笑

容生怕惹禍似地小聲說道：

「魏大叔，今天糧食的價錢……」

魏福林立刻偏下頭，叱責道：

「這你倒不要妄想瞞！你的包穀借在地裡，咱個比得上人家市面上的！」

周四嫂臉紅地分辯，臉上仍然竭力留着笑容：

「魏大叔，人家賣百把萬，我倒不敢想，只是你給的相差的太遠了，一半都沒到！」

「龜兒子東西，你是昨天講定的嘛，相隔一天一夜，自然會不同些吶！」魏福林輪蹄鼓眼，叫了起來，「我早就猜準，你會變卦的，你們這些婆娘家，脫起話來，總不當成一句話，吐出來的口水也會吃了進去！」隨即轉過頭去，對着陳家駝背子道歉地說：「陳大爺，幸喜我留你一下，借你的錢，我原封原樣退還你！」接着他就把桌上布口袋里的鈔票，摸了出來，放到陳家駝背子的面前去。

周四嫂低下頭，忍着痛苦，很難過地說：

「我這點虧算了！我借是賣。」

「你吃點虧，我借錢就不要利哪！」魏福林掉過臉來，責備他兩句，又車過臉去，向大

家說道：「婆娘家，真不能講生意，她們就是這樣不懂事情！」

周四嫂苦着臉子地懇求：

「魏大叔，你照昨天的價錢買去吧！算你做場好事！」

魏福林喝了一口茶，略為滿意地說：

「你這樣說，到才像句話嘛！」魏福林隨即伸手去拿陳家駝背子面前的鈔票，一壁說：

「陳大爺，借是借把我用用！」

陳家駝背子却伸手一攔，阻止地說：

「不忙，讓我問問她，再借跟你！」立刻臉子一沉，直對周四嫂鼓起眼睛，「你做啥子

一下賣這麼多？」

周四嫂看着四面坐着喝茶的人，不敢說是要救丈夫，只是現得悽惶地說：

「我爭急錢用哪！」

陳家駝背子不免詫異地問：

「你爭急錢用？……唔，這我不管你的，我且問你，你爭我的那筆錢，該不該還？我問

你，我向你討過多少兩了？總是推三推四，借要躲起。今天我告訴你，錢在我手上，我得先

扣一筆！」

周四嫂彷彿當頭挨了一棒，痛得要流眼淚似的，悲哀地說：

「陳大爺，求求你做做好事，我們正遭着難的，你千萬扣不得這筆錢！」

「錢到我手里，我都借不扣，我沒有這麼傻！你那些騙人的話，我不愛聽的！」陳家駝背子大發脾氣起來，「你哄三兩歲的娃娃哪，你包穀都一下賣光了，借拿啥東西來還嘛！」

「我包穀借沒賣完哪！剩下的就還你，」周四嫂苦着臉子分辯，「陳大爺，求你……」

陳家駝背子立刻責罵道：

「虧你說得出這樣的鬼話！我借不清楚，你哪點子包穀，够啥子一石五斗嘛！借說剩下



的還我，簡直在哄鬼！我問你，你明不明白，你們倒底爭我多少？去年欠的租，今年借的錢，利上加利，你就還六百萬，通通給我都不够。我就指望你們，今年賣包穀還我，你却想一下子賣掉，偷偷跑開！真是混漲忘八蛋的東西！你越對她好，她就越想整你！」尾後這兩句話，却是掉頭向四座的茶客，悻悻地說的。

「陳大爺，我們哪敢那樣子做！要是對你老人家，有點欺心，登時三刻，就拿跟天雷打死！」周四嫂賭出這樣的咒，眼淚忍不住地流到臉上。

陳大爺把手向外一擺，大聲地說：

「那你一下子爲啥用這麼多錢？又一個錢的賬都不還。你做啥子瞞着我？」

周四嫂看看四圍的茶客，動一動嘴唇，又復忍住了，臉上則現出恐怖的神情。

魏福林看見生意方面，備有這麼多的糾紛，決定不買了，只露着不滿的神情坐着聽，聽夠這里有些忍不住了，便冷冷地說道：

「她是要拿去取周老四的！」

「這簡直是蠢極了！」陳家駝背子大叫起來，一面又把臉直對周四嫂像要當面吐口水似地罵道：「你癡迷了心囉！你咱個不想想，你們這樣的人家，飯都吃不起，抓進去，借取

球哪，我問你囉，就說你安心要整我，一個錢都不還，你把包穀賣了，你一家大小吃啥子？吃泥巴！」

周四嫂說不出一句話，只是傷心地哭了起來。

陳家駝背子望下周四嫂，教訓地說：

「還有啥哭頭嘛？這只怪你自己糊塗！借是聽我說幾句，」說到這里特別提高聲音，好使遠處的茶客，也能聽到，「你今天包穀不要賣了！現在鬧到這步田地，就是他魏大哥也不肯惹這個麻煩！」

魏福林賭咒似的嚷道：

「簡直像碰着鬼了！早曉得這些彎彎拐拐，今天衙都不會上的！」

陳家駝背子咳嗽一下，再繼續說了下去，聲音仍然提得高高的。

「你回去，好好做你的事情！我也不會馬上逼你的賬，等包穀熟了，你價錢借會多賣的。」

周老四，他運氣好，他自然而然會圓來的！你不要白花這一筆冤枉錢！俗話說得好，不聽老人言，定會受飢寒！」

鄰座的茶客，都覺得這場爭吵，應該收場了，便也開導周四嫂地說：

「對呀！他老人家這番好心，你不要辜負的好！」

周四嫂却哭着說：

「沒有他，我一家大小，咱個活嘛！」

魏福林彷彿怕再惹麻煩似的，趕快走了。陳家駝背子則把茶碗里面的茶，通通喝空了，望望日脚影子，才站了起來，對周四嫂吩咐一句：

「不早了，快回去吧！」

他見周四嫂沒有理睬，只是哭個不住，便也趕快走了。

不久，茶堂倌走來，拿手碰碰周四嫂的肩頭，埋怨地說：

「不要哭了，你這樣哭下去，人家咱個做生意嘛！」

周四嫂這才勉強揩乾了眼淚，走出茶舖子去。她頭昏昏的，心里說不出的難過：「他要走了，他去犯險去了，一個不釘對，就永遠見不到了！我的天，這咱個得了嘛！」在人叢中走着，她也不曉得，要去哪里，只是讓背後的人，擠着她走。在一處轉拐地方，差不多碰到一個花生攤子，她給小販罵了一句，在平日一定要回嘴的，現在她却彷彿沒有聽見一樣。她不知不覺地走出了巷子，一看並不是要回去的路，她的家是在相反的一條路上。她沒有回家去的

意思，只是靠着街口一根黃梅樹，痛苦地想：「我到哪里去想法子呢？」最後她終於決定下來：「我把第二的一個娃娃，賣了算了。」並且盡量想些理由來，平靜自己不安的心情：「有她姐姐就够了，要她幫忙做事情，不曉得借要養好，現在只是磨人，又借愛哭。」然而，這却不能安下自己的心，因為哪一個人的孩子，又不磨人呢？哪一個孩子，又不哭呢？說她不會做事情，等一兩年，不就跟她姐姐一樣，肯做事嗎？而她那種依戀媽媽的神情，尤其使她感到不忍，媽媽一坐下就要跑來靠着足腿，在外面多担擱一陣才回去的時候，便張着雙手，又哭又笑地跑來，更加現出離開不得媽媽的可憐樣兒。可是不賣她，又拿啥子錢來救她爸爸呢？

周四姨只有朝另一方面想去：「銀花賣到有錢的人家，一定衣有穿，飯有吃的，總不像我們這些人家，有上頓沒下頓。她爸爸要是救不出來，那苦頭借有她吃的呢？……唉，讓她留在家里，活活餓死，到不如眼前放她一條生路！」這麼想着，心里雖是仍然不免難過，但總能決定下來，覺得賣了是比留在家里好些。

銀花臉貌長得周正，又沒一點疤痕，不像金花臉上有幾點麻子，只是瘦了一點，顏色又黃黃的，不過眼睛借很靈活，笑起來很是可愛。今年清明的時候，有人上山祭掃墳墓，路過

周四嫂的茅屋前頭，看見銀花，頗爲喜愛，伸手撫摸過她的頭頂。後不久，偕託人來說，孀子上的張五爺家，缺少子女，倒想多出幾個錢，把銀花買去。當時周四嫂和她的丈夫，都一口拒絕了。她們覺得，賣兒賣女是頂倒楣的事情，再沒法子活的時候，也不肯幹的。兩口兒只消勤勤快快做事情，兒女偕愁養活不着麼？現在呢？只剩自己一個人了，又這樣暫時倒楣，湯着這種災難，哪能像先前一樣，敢再說硬話呢？如今不管別的，只要能趕快救出自己的門前人。

周四嫂決定把銀花賣跟張五爺家，就立刻動身，轉進場上。她還下在人叢中走着，頭腦清醒得多了，雖是臉色仍然有着悲哀和痛苦，但因打下了決心，有着一心要做的事情，便也就添上一股沉毅的勇氣。她趕快走着，偕不斷地催促前邊緩緩走着的人。她一面走，偕一面望，看看張五爺家今天有沒有人來趕場，能够在場上講定，把錢拿到手就好。再不然，碰見張家的隔壁。鄰居也要得，她可以問問張家買着別個的兒女沒有，免得自己又去跑冤枉路。但她在場里唯一的一條街上走了兩次，都沒有遇着張家的人和他們的鄰居。却在一條巷子和街相接的地方，突然看見了年長的鄉丁，正向巷子走進去。那就是去鄉公所的地方，顯然年長的鄉丁，正從場上走了回去。周四嫂趕忙趕上前去，想把錢沒弄到的事情，告訴他聽，並

要請他轉求鄉長，把她家周老四留個一兩天，她好再去設法款子。

那個年長的鄉丁，一見了她，趕忙加快足步地走，好像躲避一個瘋人一樣。周四嫂不住地喊大叔，一面則緊緊地尾追著。一直出了巷口，進入田野，年長的鄉丁，才停下足步，反轉身來，眼睛燃着忿怒，直對周四嫂望着。這使周四嫂害怕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是胆怯地低下了頭。年長的鄉丁望了好一會，才大聲問道：

「你喊我做啥子？」

周四嫂便陪小心似地，講她在茶舖里辦交涉的經過，借口口聲聲詛咒陳家駝背子，害她拿到手的錢，又掉了出去。年長的鄉丁不聽則已，一聽見這些話，就怒不可遏地吼起來：

「你媽的，你咱個不在街上丟傳籬哪！我叫你悄悄迷迷去講，你却鬧得好多人都曉得！你這樣講出去，連我的飯碗都會保不住的！我一場好心，你到反而害了我！」

周四嫂滿心難過地說：

「這是陳家駝背子那個死鬼鬧出來的，我一點也沒講哪！」

「你不講，他咱個曉得嘛？」年長的鄉丁兇暴地罵了起來，「混蛋東西，你借說你沒講！」

「大叔，實在不是我講的！」周四嫂現出冤屈的神色，竭力分辯地說：「這是魏家槽房那個魏燈杆講跟他聽的！」

「你媽的，你看你講跟好多人聽哪！」年長的鄉丁，截斷她的話，叱責地說，「混蛋東西，你借說你沒講！」

「他魏燈杆買我的包穀，我不能不向他講呀，他要挖根挖底地問，我不講，他就不肯買，你包穀借沒熟，等於求他做好事。」周四嫂連忙分辯，臉色簡直要哭哭哭的樣子。

年長的鄉丁却不耐煩地嚷道：

「你向我講這些話做啥子！你到街上講好了，你到茶舖子去講好了！」說完就匆匆地朝鄉公所走去。

「大叔，我求求你，我借有話同你講哪！」周四嫂走在後面，含着眼淚地說：「有人要買我的孩子，錢明天早上就拿得着。」爲了要叫年長的鄉丁，聽她的話，不惜把渺茫的事實，也當成真實地說。但年長的鄉丁，沒聽她的，只是大踏步地走着。周四嫂便作着最後的努力，不惜犧牲一切地說：「大叔，我多出點錢好不好？……隨你要多少，我明天都想得出法子的。」

「滾開！就是挑兩大籬筐鈔票來，也沒人要你的！」年長的鄉丁，頭也沒回，只是大聲吼着，一面加快足步，生怕周四嫂趕上一樣，「你鬧都鬧穿了，借講個球哪！」

周四嫂知道事情弄砸了，再也說不動他了，便立即感到說不出的頹喪，渾身失掉了好多的氣力，腿子也彷彿拉不動似的。她不能緊尾着他跑，即使趕在身邊，也說不出什麼更動聽的話來。何況年長的鄉丁，又一下子跑進鄉公所，再也沒法叫他出來了。她站在路上，只是呆呆地望着鄉公所，但卻沒有看出什麼，單覺得在強烈的陽光中，有無數白亮的小虫，在不斷地飛動。接着腦殼昏了，她趕忙坐在地上，開始眼前一片白亮，隨又一片昏黑，便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。



周四嫂不久聽見有人在耳邊叫她，她想勉強睜開眼睛一看，陽光却強烈地使她不能睜大，到是嘴巴自自然然張開了，大大呻喚了一聲。接着覺得有一隻手扶她起來，她這才坐在地上，眼睛也稍微睜得大點了，慢慢看見面前站了幾個女子。她們都是趕場回去的，有的手上提着提籃，有的背上背着背兜。周四嫂聽見她們在說：

「她怕發痧中暑了，跟她扯一扯！」

立即有人來拉她的手，把袖子給她挽到臂上，在她手臂和手肘相接的地方，用塗抹點口水的手指，用力扯了起來。周四嫂感到十分疼痛，便把手縮了回去，一面因這疼痛，心里也十分清醒了。她見人家再伸手來扯，便趕忙搖下頭，借灑一灑手。

站在旁邊的人，看見腕上並沒扯紅，大概不是發痧，就也不再勉強了，只是憐憫地問：

「你咱個倒在這里的？你帶有提兜沒有？」

周四嫂沒有回答，只是坐在地上搖頭。

大家看見她有聲沒氣的，說話像也很是困難，便不想多問了，就勸慰她說：

「你這位嫂子，快回家去吧，太陽大的很！這樣惡熱的地上，坐不得的！」

別人也怕太陽晒，都一個個地走了。周四嫂仍舊坐在地上，雖然泥土滾熱，燙得她的臀部發痛，但她却覺得一身無力，一時站立不起。額上的汗，大點大點的，直朝臉龐滾到頸子，好像有幾個螞蟻在爬一樣。路上要不要有一兩個男人走過，大都詫異地望她一眼就算了，只有女人和老太婆，偕停下足，問她一兩句，見她不肯回答，便也趕忙走了。不久，看見一個女人，打着一把傘，抱着一個孩子，走過身邊，口里不斷地作聲安慰孩子：

「麼麼，乖乖，沒哭，一下就走回去了！」

女人抱孩子的手指上，偕掛了一個藥包，顯然才從場上看了病，檢藥回去的。那種專心費意抱着孩子的神情，路上簡直沒有什麼東西能够擾亂着她，自然周四嫂一背是泥灰的奇怪樣子，更不能打動她了。但她却使周四嫂起了莫大的感觸。

「呵，我家里偕有個娃娃哪！」

周四嫂遇身痠癢了一下，於是奮力爬了起來，一大半天都沒有餵孩子的奶，胸前的一對奶子，都在發漲，且有點兒疼了。想着孩子一定餓得哭了，又想着不曉得病來怎樣，便決定趕回家去。記得起這個孩子，她禁不住心里一股股發疼。要是孩子借有個三長兩短，那又怎樣得了！這條周家的命根根，無論如何得把他好好盤大的。她加快足步地走着，走向回家的路上。

周四嫂是個吃苦不少的女人。小時候，父親死了，就跟着媽到後父家里，去過被人打罵的日子。終天揹個背兜在田野敲豬草，拿跟同伴嘲笑成拖油瓶，她不久也就變得伶牙利齒的，用各種惡毒的話，去回答對方。後來在家里，也敢跟後父鬥嘴了，在拳頭之下，發出反抗的嚷叫，哭泣聲中，雜以罵罰和詛咒。做媽的沒法勸告了，就在十三歲的時候，送到周家去做小媳婦，仍然又是一連串打罵的日子，有時借得拴緊褲腰帶，餓着肚皮。一直過了四五年，和周老四圓了房了，這才慢慢得到一個男人的憐憫。周老四是個好心腸而沒定見的男子，做起事來也有些輕率，常常在枕頭上受着教訓，漸漸變成了害怕老婆的人物。而在周家兩老去世之後，她更加掌握了家中的大權。她自己也起了一付雄心，要把這個歷代窮苦的家族，設法繁榮發達起來。第一着，是她自己終天留在地里，和男子一樣地耕耘種植。第二着，便

是將山坡上荒蕪的土地，盡量加以開墾，輪流種下包穀和紅薯。周老四一個人原是打不起什麼勁的，但在這樣一個老婆督責之下，也就不得不勤儉起來。兩口兒雖說並沒有因此發財，且借仍像一般窮人一樣，拖租拉賬，可是一年到頭，總能糊得着嘴巴，沒有餓過肚皮。

如今周老四弄不回來，養活兒女，耕種土地，這一切的苦担子，老實說，她周四嫂也能雙肩挑得起的。但在工作上生活上，她却又少不得這個年青力壯的男子，正如菜里面少不得鹽一樣。周老四自然也像別的男子一般，會吸煙，會喝酒，也會賭錢，然而，他能聽老婆的勸戒，把一些不良的嗜好，慢慢加以減少，而至於完全去掉。這拿跟別的漢子一比，他們不肯戒酒不消說了，醉了的時候，借要痛打老婆，那當然周老四是算丈夫里面最好的了。平日倒不大十分覺得，現在弄不回來時候，才感到多麼難以分捨。一路走，一路想着丈夫這一抓走，不知會得怎樣的結果，又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平安回來，心里便像有把小刀子在割一樣。

在半路上，天落大雨，周四嫂好不容易才趕到一座廟門口去躲。她週身都打濕了，頭髮里的雨水，直朝臉上頸上流去。她用手板拭去臉上的水，一面慶幸地想：

「幸好娃娃沒有帶來，淋了這場雨，借了得！」

罩在田野上面的天空，完全蒙着烏黑的雲。時不時有電光在閃，一下子將雲塊撕出銀色的裂縫，又一下子隱藏了。每次電閃過後，就有雷聲震人耳朵地響了起來。雨却下得很大，遠處的山，近處的秧田，都全變得霧濛濛的了。周四嫂聽見雷聲，不免有些害怕，但想着自己並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情，就又安靜了許多。只是她不平地感到，爲什麼年年打雷，都沒有除去一個壞人，壞人却是一天天地多？她相信菩薩是有的，但他們並不公平，一如那些做鄉長做保長的人一樣。

雨止過後，天色不早了。走到山脚，業已黑了下來，她急急

忙忙爬着坡，心里則懷着憂慮和恐懼。孩子已是整整一天沒看見了，又沒吃一口奶，昨天瀉成那樣子，頭抬不起來，眼睛昏昏迷迷的，不曉得今天會病得怎樣了。想起自己正在背時，



丈夫拿跟人家拉掉，該不會娃娃又斷送了。一想起這點，她就怕得坡都爬不動了，只是難受地站着喘氣。後來她終於走到她的家了，一看兒坐在門前等候的兩大孩子，就趕緊問聲：

「弟弟呢？」

「弟弟在床上。」

金花連忙回答，銀花却哭了起來。

「他今天哭了沒有？」

周四嫂一面這麼問，一面趕進房間去。她沒有注意金花的回答，只是向黑暗中熟識的地方摸去。她摸着了孩子，頭和手都借是滾熱的，顯然病得很重，但她却一個石頭落地，大大放了心了。孩子並沒有如她所想像的可怕結果！她這才慢慢問金花，小弟弟今天餵了幾次藥？很兇地哭叫過沒有，又肚子瀉過幾次？她抱起孩子來餵奶，孩子啣了一下，並不吸奶，就又噙出了。餓了一天，都借不吃，這不是病的很厲害了嗎？她的心，剛剛開始有點輕爽的，復又沉重起來。她抓手抓頭髮，「咱個辦嘛？可憐的小東西！」銀花走來，靠着她的腿子，抽抽噎噎地啜泣，她沒有好心情來安慰銀花，只是一掌把銀花掀開，詛咒地說：

「死鬼！你咱個不去死了？你心里難過得要命，她借哭哩！」

周四嫂又用松明點燃了火，照着藥罐里的藥水，看見僭有大半罐，跟她早上走的時候，正一樣的多，便大為惱怒起來，順手就給金花一巴掌，切齒地罵：

「懶不死的鬼呀，你一點沒餵他，你僭哄我！」

金花哭着哽哽噎噎地分辯：

「我灌了他好幾次……灌完了……跟妹妹燒火熱粑粑……我又滲起水……跟他熬的。」

周四嫂知道是她打錯了，冤屈了金花，但她並不加以安慰，只是對那僭在小聲哭泣的銀花，責備地說：

「我默倒你就當真餓死了！姐姐，粑粑都熱跟你吃了，你僭哭啥子？」

於是她又提高聲音說：

「都不要哭了，我就做粑粑跟你們吃！」

但她燒燃火的時候，先不煮吃的，僭是趕忙把藥罐頓上，熱一熱藥。必須灌孩子一點藥，她才能放得下心。小的孩子藥灌了好些，她覺得能够吃下藥就好，只怕連藥都吐了，那才真叫沒法可想。吃飯的時候，大的兩個孩子，又都吃得快快樂樂的，但周四嫂自己却吞不下

一點東西，只是喝了幾碗冷水。她想着丈夫說不定就在今天晚上這個時候拿人家扣着逮行，而她自己却毫無辦法拉住，又怎能安安靜靜地坐下來，吃得下一點東西呢？

第二天早上，孩子的燒減退了些，且能安睡，周四嫂大大放了個心，她覺得病有轉機，自會慢慢好起來。開開茅屋的門，看見一片綠色帶露的包穀葉子，在初初射到山坡的朝陽中，分外顯得可愛。每顆帶着紫色鬚子的包穀，兩三天不留心，就分外地大了起來，給淡青色皮子包着的許多包米，像懷胎女人的肚子一樣，鼓脹鼓脹的。這顯然是這幾天來，雨水充足，陽光強烈，加速了植物的長成。她忍不住有點高興：

「也好，包穀跟我留下了，等幾天，就會賣到好價錢！」昨天糧食市上，那種驚人的高價，使她對面前一坡的包穀，增加了不少的喜愛。但望見一些四季豆，已經黃了，便又非常焦急。她三兩天來都沒有摘了，老在地里，偕能賣到啥子價錢呢？於是趕快走進屋里，去拿菜籃，並叫醒金花，幫着來摘，好一早帶到坡下去賣。現在一家的担子，担在一個人身上，

就得格外發狠做事情，這是她目前唯一的一個念頭，而且就只靠這點念頭，她才能活得下去。她摘的時候，就恨自己少生了一隻手。她想一個人如果能有三四隻手作事多好！

周四嫂稍微息下來喘氣，便又免不了起着異樣的感覺，山里彷彿比平日靜寂，黑鬱鬱的林子，也像格外冷漠一些。嶺那邊的鷹鷹，偶有飢餓的尖叫聲音傳來，竟會在心上引起一些不安，而在往日，聽了則猶如沒有聽見的一樣。接着她莫明其妙地，竟然有點怕起來。於是她又趕快做事，使自己一直忙在工作上頭，不空去想別的什麼東西。

家里的麥子，已經吃完了，現在就靠煮四季豆，來飽一家人的肚子。包穀嫌嫩了，惜不大捨得吃，只在煮四季豆的鍋里，放上幾包蒸蒸，大家嚐嚐新罷了，總算借有東西塞飽肚皮，飢荒的威脅，是離得遠遠的。最小的孩子，肚子不瀉了，熱也在慢慢退下，去奶放進嘴里，也肯吸一會兒。周四嫂略微放下心些了，逢場的日子，以挑起四季豆到鎮上去賣，另外借選些嫩包穀賣跟街上的人，當點心吃。賣了的時候，就打聽丈夫，到底押走了沒有？場上的人，却說不清楚，有的人說，早押走了，有的又說，借押着的。但她却不敢到鄉公所去問，她怕人家會責備她沒有保守秘密，只有朝鄉公所去的路上，懷着不安而又略帶怕恐怖的心情，站着望一會兒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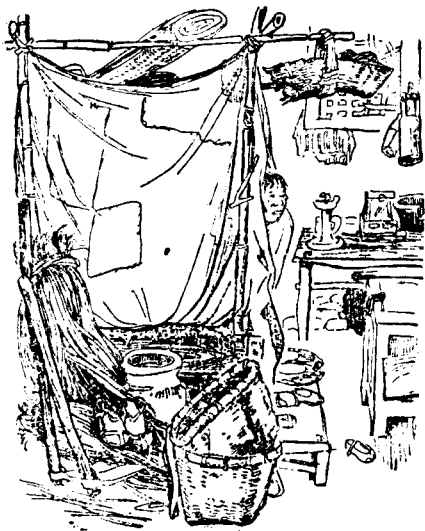
約莫過了十來天光景，包穀快要長老了，有些包穀格外顯得飽滿，頂端帶紫褐色鬚子的地方，簡直露出一排排黃色的顆粒。好像咧開嘴巴在微笑着一樣。人看了自然高興，飛過山頭的鳥子，也受了引誘，禁不住要息下來啄食。周四嫂便叫金花拿個竹竿做的響刷子，在包穀地邊，走去走來地，趕逐鳥兒。有時鳥子多的時候她也親自拿響刷子去趕。生活越發現得忙碌了，但想念抓走的人，却越發強烈，因為她非常需要他幫忙做事情。每一想起，心里便禁不住一股股地發疼，她唯一安慰自己的辦法，或者正確地說，是制止自己疼痛的辦法，便是用拳頭捶捶自己的胸口。

現在地里的包穀熟了，一家大小可以煮來吃，不像單吃四季豆那樣乏味。同時借可以選些到場上去賣，手邊能够留下幾個現錢。每年當包穀成熟的時候，周老西便弄些去賣，而每次從場上回來，空背兜或空籬筐里，便有一些米，一些豬腸子，或者一塊豬頭肉。現在她却不敢那樣奢侈了，她担负這一家人的重担子，她得盡量積攢一點才對。每次都是揸空背兜回來，至多也不過買幾顆針一苧線而已。只在有一次回來的時候，帶着了一斤米半斤肥肉，而臉上也現出了說不出的高興。原因是她在街上聽見了好的消息，街上的人都在紛紛傳說，從縣城解到省里去的一批壯丁，在半路上逃了好些。雖不知道逃的究竟是哪幾個，但周四嫂却

料定準有她的丈夫在里頭，她曉得她丈夫這個人，並不會那樣傻，就真的跟着走了，而且他前次在家里，就會經說過，實到壯了錢，半路上便要逃走。因此她深信她的丈夫會在這次逃脫的。

不幸這一好的消息，却使她晚上睡不安了，她時時醒來，尖起耳朵地聽，總以為丈夫會夜半三更悄悄走回。有時風在外面吹過，地頭包穀葉子沙沙作响，她就禁不住要坐了起來，準備好去開門。有時實在睡不着了，她借走到屋子外邊去，向通到山下去的坡路，凝神注目地望。

幾夜過去了，一直沒有丈夫回來的影子，她心里感到煩燥不安，做起事情，也沒什麼心緒。於是她決定逢場日子，再到街上去問個清楚，到底有幸運逃脫的是哪些人，好使自己安下心來，再做活路。第二天，她又擔



着一背包穀，走下坡去，借沒有下到原野，便望見陳家駝背子和一個漢子爬上坡來。她立刻感到不妙，心想老傢伙這次一定來逼賬了，現在包穀已熟，錢要不到手，會連包穀都要拿去的。只要他看見包穀收得了，他準會叫人上山來收。現在他身邊不是帶一個人麼？自己欠人家的賬，又借有一筆地租，哪能加以阻止呢？最好這天留在家里，把好的包穀收些，藏在林中的地窖里去，那是每年冬天藏紅薯的地方，現在正空下來，老傢伙再厲害，也不會去找着的。於是她決定不趕場了，等老傢伙一到，就跟他一道走上坡去。

陳家駝背子和那漢子走到的時候，周四嫂便認出那個漢子就是一向挑蛋到城內去賣的陳么哥，他是陳家駝背子的遠房姪兒，却挨近陳家駝背子的院子住家的。她連忙向他們打招呼，並做出極親熱的臉色，請他們到她坡上去吃茶。陳么哥却推辭道：

「不吃了，我借要去趕場！這里剛好碰着你，免得我上坡去。昨天我從城里回來，天已黑盡了，來不及告訴你。你家周四哥關在縣城班房里，他託里面的差人，帶個口信跟北門王家店子，要有便人進城，通知你去看他，剛好我息在那里，就跟你帶個口信回來。」

「呵呀，他關在班房里！」周四嫂大聲驚叫起來，「他咱個關在里面的？我的天呀！他又沒有犯法嘛！」

陳么哥有些不安地說：

「聽他們差人講，說是周四哥半路逃走了，又拿跟他們抓了回來。」他似乎怕看見女人的眼淚，趕忙解釋道：「我看不要緊，闕下子就算了！」接着又吩咐道：「你帶點錢跟他好了，我稍有些事情！」說完就趕忙車身走了，生怕聽見哭聲一樣。

周四嫂望着他的背影，急得要哭似地叫說：

「天呀，那里面闕關，不霉死人麼？」

陳家駝背子站在側邊，望一下背兜里面的包穀，又望一下周四嫂，有點不耐煩地說：

「那你咱個這樣沒見識囉！你家周老四這樣闕關，又好了咄！他闕在縣里頭，就不會拉去打仗了，人總會跟你保着的。你去打仗嘛！看你有好大的命！」

這樣責備的話，到使周四嫂安了點子心，但她仍是嘆氣地問：

「陳大爺，你老人家該曉得，這下子又要闕好久去了？」

陳家駝背子有心無心似地說道：

「那就要看他法官咱個判了。」

「個把兩個月，可以出來麼？」

「那就沒有這樣容易嘛！我看，年把半年，總要關的！」

「哎呀，那借了得嗎？那些山把我一個人咱倆挖得出來嘛？還不活活害死人麼？」周四嫂又喊冤似地叫了起來。

陳家駝背子板起面孔，責備地說：

「你咱個不想想着！要是解到外邊去了，怕三五年都回不來的，這年把半年算啥子嘛？」

「周四嫂却作着確信的神情說：

「到是解起走好些，不到個把月，金花他爹就會跑回來的。」

「你咱個說得那麼容易呵！真有本事，這岡又借會抓着嗎？」陳家駝背子叱責地說，「我告訴你，你不要只相信他那張嘴巴，空口說起來，倒了不得，做起事情，就靠不住了！」接着深深嘆口氣，「你看，欠我的賬，拖了好久去了？硬是叫人氣得血奔心的！」

周四嫂低聲訴苦地說：

「金花他爸爸出來，一定要還清你老人家的。」

「你在說個卵囉！等你周老四出來？」陳家駝背子大聲叫着，氣得鬍子都有些顫抖了，

「我告訴你，你不要做這個夢吧！」

周四嫂趕忙分辯道：

「你老人家那份錢，我自然要還你老人家的，包穀賣了，我就絡絡續續還你，我只怕一時還不清。金花他爸爸吃官司，總得要幾個錢的！」

「他花不倒幾個錢的！」陳家駝背子斷然地說：「我看看你的包穀，就曉得了。」說了之後，就朝坡上走去。

周四嫂猜着包穀走在後面，望着陳家駝背子隆起的背部，厭惡地想：「人家湯到這樣的突禍，他借不饒你，借硬要逼賤哩！……看你有本事來收嘛！」

走上了坡，周四嫂便直朝家里走去，一面冷淡地對陳家駝背子說：

「陳大爺，你老人家，自家去看看哪！我不陪你了！我今天要趕到縣城去。」

「對的，你該趕快去看看！」陳家駝背子口氣溫和些了，「既然帶口信出來，總不免有點事的！」

周四嫂知道縣城相當的遠，當天沒法打來回，非在城里息個夜把不可。吃奶的孩子，絕不能丟在家里，定得帶在身邊才行。但立刻使她擔心起來，就是孩子尚沒大好，咱個晒得太陽，吹得風呢？豈不又要鬧出大病來。然而，這是沒法子想的事情！只有戴起斗笠遮遮太

陽，頭上再給他搭件衣裳，風不直達直吹着，就算了。另外他帶個背兜，給周老四裝幾件換洗衣服，僧選點上好的包穀，送去給他嚐嚐新。吩咐金花好好看家帶着妹妹：

「晚上我沒回來的時候，要把門緊緊關着，再抵上一根板凳，免得野狗擠進門來！」

金花聽見媽媽晚上都不會回來，心里非常害怕，忍不住眼淚欲滴地說：

「媽媽，你做啥子不回來呀？」

周四嫂小聲安慰地說：

「我去看爸爸，趕得及，我借是要趕回來的。切不可夜深，都借站在門外等我，好好帶妹妹睡覺，餓了就燒包穀吃！」接着又大聲哄着銀花，「你同姐姐好好玩哪，趁下我就轉來。媽媽跟你買糖吃！」

周四嫂說完之後，便揹起背兜，

戴起斗笠，抱着孩子匆匆走下山去。



一四

狹長的原野里面，一點風也沒有，火熱的太陽，在無雲的天空里，沒遮攔地射了下來。趕場的人都是戴着寬邊草帽，撐着紅油紙傘，怒怒地在路上走着。

周四嫂一路上雖說戴着斗笠，太陽沒有直接晒着，但可十分熱人，走不了好久，她就渾身流汗了，小孩子更加鬧得怕熱，一臉通紅，時時不安地在懷里轉動，有時偕哭出聲來。她起初看見，很是不忍，繼後便很是着急。她知道這個病未全好的孩子，今天又會大病起來。但出這麼遠的門，又怎能不帶他走呢？她只有常常在路邊陰涼的樹下，坐着休息下子，敞開衣裝，餵餵他的奶。有時路上好遠都沒有樹子，走得久了一點，再坐下來休息時，孩子就連奶都不想吃，只是煩燥地哭泣。到縣城的路，相當的遠，再加以沿路阻攔，直走到天黑盡的時候，偕沒有看見縣城。

四周都是山嶺，長着矮小的野樹，近邊山窪里也許有着人家，但都被樹林遮着了，連一點燈光，也看不見。沒有月亮，只是現着繁星燦爛的天空，但不久也被西邊升起的雲頭，慢慢遮掩起來。而那起雲的地方，時時扯着電閃，顯然再走下去，就難免不被雨淋了。周四嫂就只好就着山路邊的破廟，走進去暫時息息。她自己也疲倦極了，不能摸黑再走夜路。但坐在破廟里卻沒法得着食物，好在周四嫂已餓過了，不想吃東西，只是口乾得很。然而，她也不以為意，因為口乾她僅能忍受下去，最使她着急不安的，便是孩子發了高熱，吃下的奶，又復吐了出來。若在家里，她僅能够扯些草藥，熬給孩子吃。這里就只有向黑暗中的神像，悲哀禱告幾句。希望保佑她的孩子，熱退病除，免去災難。

這一夜，雨沒有落，但却起着很大的風，破廟子沒有門，牆壁也是爛的，風挾着泥灰，時時掃過她的身上。她放在旁邊的斗笠，也給吹跑了，黑暗中不敢去找尋，只是把衣裳籠在孩子的頭上，再用手緊緊按着，怕風吹着發熱的孩子。有時屋頂的瓦塊子，很響地落在她的足邊，她不敢移動，只是盡量勾着頭躬着腰幹，遮在孩子的身上，只要不打着孩子，她頭上流了血，都不要緊的。直到半夜，風才停止，於是她抱着孩子，靠着壁頭，睡了一會兒，聽見孩子啼哭，便又勉強醒了轉來，但也只是將奶頭塞進孩子嘴里，復又眼睛眯糊了。她的

頭沉重的很，身子要不是牆壁支着，也會倒下地去的。她半意識地抱着孩子，昏昏沉沉地坐着。忽然一次，她的手一鬆，孩子跌在地上，她才完全清醒起來，不敢再打盹了。

天大亮了，她借不能起身站起來，她自己疲倦得很，只想靠着牆壁，將息一會兒。孩子倒沒有哭了，只是眉眼不清，昏昏沉沉地睡着，小小的頭枕在她的手腕上，覺得後腦，簡直有裝燙人。她想借是抱到城內，請個醫生看看的好，便勉強站了起來，先把昨夜吹走的斗笠找尋，順便看見了神龕上的菩薩，原已爛了，竟連頭也沒有。她不禁想着，難怪不靈驗，他自己都保不住哩！她在廟後垮牆邊上，找着了斗笠。轉來擠起背兜，就走出廟子，直向縣城走去。

山路彎下了一個峽谷，人家院子和葱綠的秧田，在早上的陽光中，親切地現了出來。好幾屋子上頭，都有乳白的炊烟，緩緩地上升。她不禁嘔一嘔嘴，乾燥的喉嚨，渴想能夠得到一碗米湯，或是一杯醃茶。但她却怕人家會把她當成乞丐，自己也羞於開口求乞，只在經過一道石橋的時候，她看見小河里流着清水，便把孩子放在河邊的青草上頭，自己在岸上跪着，用手捧了好些水來吃。最後借啣了兩三口水，接着孩子的嘴巴，渡了進去。孩子半吞半吐地，竟然打濕了下巴底下一片衣服。

周四嫂約莫走了十來里路，便到了縣城。這天縣里正有市集，街上好多趕場的人，攪來擠去，自然比鄉場上，熱鬧許多。鋪子也格外華麗，有些貨物，色彩鮮明，簡直耀人的眼睛。但她無心觀看，只買了三個鍋魁，一壁吃，一壁去找藥舖。她第一担心的事情，就是要跟孩子看看病。不久就找着一家，里面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，正跟病人把着脈。旁邊偌坐有五六個臉色難看的人。她就把背兜斗笠放在旁邊，也挨着去坐，並一面吃着鍋魁。漸漸輪着該看她的孩子了，她連忙抱着走攏去，但醫生却叫她再等一等，竟讓一個後來的老婦人去診病，這樣約莫讓了三四個人。周四嫂心里很氣，心想我們窮人就該這麼受氣嗎？難道我就會不出一個錢。她打算另找一個地方去看病，但怕仍然要等受氣，就只好忍氣地坐着等。直到來的人，衣衫跟她一樣打有補綻，醫生才沒有叫她再等了。醫生把她孩子的脈時，臉色突然變得嚴厲起來，悄深深地擱起了眉頭。周四嫂胆怯地小聲問：

「先生，我這孩子的病，該不要緊嗎？」

醫生沒有回答她的話，却責備地反問道：

「你咱個不早送來看？」

醫生一直沒有望下她，說完之後，就着手開單子起來。周四嫂現出悲哀的神情，十分委

屈地說：

「我住的遠，一天路程去了，來不容易，家里事情又多。」

醫生沒有說話，只是凝神地開着單子。周四嫂看見別人都是給四萬元的診金，她也只好掏出四萬元來，趁醫生開完單子，便把票子遞到醫生的面前。醫生却退還她三萬元，臉色稍爲溫和地說：

「我不要你多的，病我送看了，我只收點筆墨錢！」

周四嫂不禁非常感激地說：

「先生還不好意思嘛，你老人費一番心！」

醫生冷冷地說道：

「我這裏的規矩，是這樣的，赤貧送診。」

他接着便替別人把脈起來。周四嫂拿着藥單，借不放心地問：

「先生，吃了這付藥，燒該會退了吧？」

醫生現出厭煩的神情，教訓地說：

「這就要看了。俗話說的好，藥醫得倒病，醫不倒命。」他停一下，又複補了一句：「

這就要看他做爹娘的積嗒子德沒有？」

周四嫂聽了這樣的話，心里非常地難過，看看手里抱着的孩子，一直昏昏沉沉地睡着，忍不住眼淚要滴了出來。她在藥舖檢好藥後，便又揹起背兜，戴起斗笠，走上街去。想找個息客店，給孩子熬好藥，餵了之後，再去看她丈夫。她決定今晚在城內過夜，明天打早再回家去。她正在人叢中走的時候，忽然聽見後面一片軍號聲音。在她前頭走的人，都轉過身來，向她這面擁擠地走，她怕擠着孩子，趕忙退到街邊上去。舖子上的夥計，全站到街邊上，尖起足，伸起頭地看。耳邊上聽見有人在嚷：

「看呀，來了，來了！」

周四嫂一面抱着孩子，竭力不讓人擠着，一面也伸長頸項，看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。

首先是人朝兩邊退後，街上空出一條路來，立即開來兩行揹槍的人，槍上豎着白亮亮的刺刀，走在前頭的，正擎洋號在吹。太陽光照在洋號上面，黃銅發出燦爛的金光。揹槍的人約莫走過十來個，就現出一個麻繩細綁的漢子，面無人色，上身赤裸起，手反綁在背後。兩旁有揹槍的人扶着他走，後面又尾着兩行揹槍的人。

周四嫂一看見了，便驚駭得渾身發抖起來。原來細綁着的漢子，就正是她的丈夫周老。

四。她的耳朵轟響起來，眼睛有些發黑。她不管她自己會不會倒在地上，只顧抱着孩子，直跟在看鬧熱的人羣後面，踉踉跄跄地趕着。她不知道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但看見又是槍又是刀的、總覺得事情不好，準係是凶多吉少的樣子。

街上看鬧熱的人在罵：

「沒搶看頭，鄉巴佬，唱都

不會唱！」

「根本就是個怕死的東

西！」

周四嫂沒有聽這些話，只是

滿身大汗，一臉驚惶地趕在後

頭。她的斗笠，甚麼時候擠掉了，

她都沒有覺得。又這樣擠在人叢里面，會不會熱壞孩子，她也無暇想到。只顧趕去看她的丈夫，到底會遭到啥子可怕的事情。到後來，連她提在手上的藥包，也擠掉了，她也沒有覺察出



來。

一大羣人湧出了城門，就更加跑得快了。周四嫂抱着孩子，揹着背兜，心里又急，弄得上氣不接下氣地發喘，她稍微站着喘一口氣，又再用勁地拖着腿子走，但就是這樣，也借遠遠地落在後頭。

城外的馬路兩旁，全是一些亂葬墳，雖然長滿了夏天的青草，但景象仍然有些荒涼愁慘。直到石牌坊所在的地方，才有平素操兵的平壩子，和長着秧苗的田野相接。現在平壩子上圍着許多的人，彷彿全城的居民都走出來了似的。

周四嫂出了城，才走了一半的路，就聽見平壩子那面響了兩下槍聲。有些走在她前前後後的人，原是大步大步地走着的，一聽見槍聲在平壩子那面響，便立刻一齊飛跑起來，把大路的灰塵，踏得更加飛揚，一下子騰起丈把高，給強烈的陽光一照，便映成了一層紫黃色的光霧。周四嫂聽見槍聲，偕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只是人些這樣一跑，使她竟感到了莫大的恐怖，心子劇烈地跳動起來，她幾乎走不動路了。稍微站了一下，她才又再拉動足步，朝石牌坊那面走去。

周四嫂走到石牌坊的時候，那些揹槍的和吹洋號的，都離開平壩子，走上馬路，向城內

走去。她驚慌地瞧，希望再看她的細綁着的丈夫，但却沒有，只有走在最後的一個揹槍的人，手里拿了一團麻繩。她走下平壩子，碰見圍城去的人，就慌忙問道：

「好大哥，那個漢子呢？剛才麻繩細綁的。」

人些帶着欣賞異景的臉色，邊走邊笑着回答：

「他就比我們跑得快了，我看一定早回了老家！」

周四嫂莫明其妙，但見好些人都在紛紛地回城去，又見有好些人，圍在平壩的一處地方，墊起足伸起頭看，另外借有不少的人，絡續走來，直朝人些圍看的地方走去。周四嫂不再問了，也就趕快走去。

周四嫂起初擠不進去，心里發慌得很，急得她在人堆外面，不住地亂轉，等到人散去整了，她才看見躺在血里的，就正是她的丈夫。身子是撲在地上的，腦上借有血泡子在冒了出來。她立刻眼睛發黑，一下倒在地上。好半天才有人把她弄醒，她這才跪在屍體的旁邊，放聲大哭起來，她一面哭，一面大聲地喊：

「我的好人。你犯了啥子法哪？……你死得這樣慘！……天老爺哪，你睜起眼睛看看，這冤不冤枉嘛！……他一生好好的，不偷人，不搶人，又沒有整哪個，害哪個，做啥子就抓來這

樣子……殺呀！……」哭了好一陣，聲音都嘶啞了，復又一面噙泣，一面低聲訴說：「我的好人，可憐你一生沒有吃過好的，沒有穿過好的……到頭來，偕死得這樣苦！……你就是出不起錢，才這樣死的！我的天爺爺，你就這樣忍得下心哪！……你讓我們一家子，都這樣死了算了，都這樣死了算了……我的好人呀，我的好人呀……你在生做錯了好人，你死了就去

做惡鬼，去報你的仇……」

旁邊看熱鬧的人，也不禁十分黯然起來，走回城去的路上，竟連聲不住地嘆息。

替她抱孩子的女人，便現出不忍的臉色勸她兩句：

「不要哭了！你看看你的孩子，他晒不得太陽！」

她沒有理睬別人的話，只是接手抱着孩子，跪在地上，傷傷心心地痛哭。她全沒有看見一個人了，只是浸在血里的丈夫的身子，才在她的眼睛里面，至於孩子，只是本能抱着而已。直到她哭够了，也是聲嘶力竭了，才疲倦地坐在她跪着的足幹上面。這時平壩子上已經走了不剩一人了。四面沒有樹木，太陽光全沒遮攔地直射下來。周四嫂彷彿如夢初醒一樣，看看她手上的孩子，臉子晒得血紅，小嘴張開喘氣，好像只有氣出沒有氣進一樣，她知道這個孩子熱壞了，趕快伸手找尋斗笠，好拿來遮下子陰，哪里借有斗笠呢？還陣她才曉得斗

笠業已打失了。她只有趕快走到石牌坊底下，尋塊遮陰的地方坐着，摸出奶頭來，塞在孩子
的嘴里，但孩子不吸一下，接着又嘔了出來。眼見孩子的病不輕，便忍不住又悲痛地哭着
說：

「苦命的兒呀，娘害了你，娘就帶你跟着爸爸一道去算了！……一道去算了！」
隨又向躺在平塌子中間的屍體，流着眼淚，祈求地說：

「你慢走一步，我們就跟着來的！」

一五

她沒有多的錢買棺材，也請不起人掩埋。若在家鄉地方，她僥可以走到陳家駝背子魏福林他們那里，請求幫襯些錢，把他埋在茅屋背後。而在這里，簡直無法可想，同時她也一時想不起這些，只是悲痛地坐在石牌坊底下啼哭，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傷心。一心只想死了算了，免得活着難過難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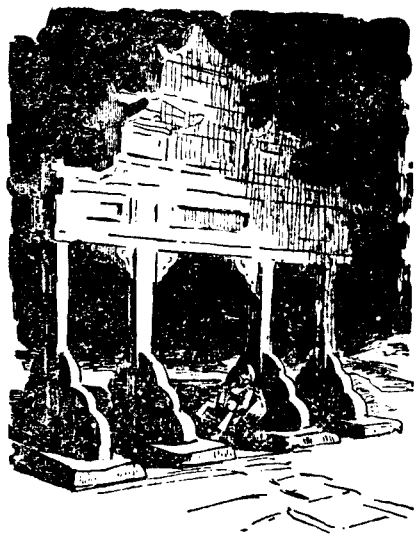
天黑了，她就在石牌坊底下過夜，她不忍離開她的丈夫，也不曉得在這陌生的地方，該走到那里去好。她發現藥包已掉了，也沒有心腸救活她的孩子，只覺得一切由它算了，壞就壞吧！

這一夜，月光很好，約莫陰曆十三四光景，石牌坊濃黑的陰影，投在灰白的大路上頭。兩四樓就靠着石牌坊的一根柱子，悲寂地坐着，手里抱着發燒的孩子，身邊放着裝有一點包

般的背兜，眼睛則呆呆地向平壩子望着。灰色的平壩子上，蒙着一層慘白的月光，沒有一點活動的影子，全現出了可怕的死寂，罩在頭頂的天空，有着稀稀疎疎的星子，亮亮的；彷彿一些光明的淚珠，就要墮落的一樣。城那邊沒有一點燈火，城牆垛子和一些樹木，則矇矓地現在天空的那面。爲灰白色的大路，所劃開的兩片亂葬墳，在月光下顯出一堆一堆青黑的陰影。間或可以看見三兩點螢火虫，在悠悠緩緩地浮遊着，有時又爲聳起的墳坡遮去，一點也不見了，俄而又現了出來。墳地的青草里，有許多小虫在淒淒地叫着，把夜顯得更加空寂、冷落、淒涼。

這條位在縣城北門外的大路，一斷黑就少人走了，大家都害怕這個埋人和殺人的地方。但周四嫂却一點也沒有感到恐怖，她只是呆呆地坐着。

約莫坐到了半夜光景，她已經打了好幾下盹。每一次清醒，她就要望



下她丈夫躺的那個地方。忽然她看見那里有黑影在蠕動，立刻把眼睛睜的大大的。她的頭腦原是昏昏沉沉，呆木木的，這下子登時靈敏起來。

「該不是他活了？」

她把孩子放在地上，趕快站了起來，又再用力看看，好像他正在撐着身子，打算站了起來，而又無法辦到，就只好雙手雙足支在地上，把身子橫起躬在地上一般。她想他一定很是痛苦，所以才不能伸直身子。她趕忙跑了過去，一面急驟地嚷：

「你不要掙，我來扶你哪！」

但惜沒有跑到的時候，那個蠕動的黑影，像爲她嚷叫的聲音所驚嚇，忽然跑了開去，而且跑得異常的敏捷，這使她立刻懷悟出來，那絕不是一個人，而只是一條野狗，她跑過去看，她丈夫的屍體，仍然蜷伏在那里，一動也不動。她站起呆呆地望着，忍不住又流眼淚起來。

「他不會活了！他不會活了！」

周四嫂心里一這麼想的時候，便像有一把刀在一下一下地，刺她的胸口。她呆呆地站了好一會，聽見孩子在乾聲乾氣地哭，才慢慢轉到石牌坊去。她又把奶子塞進孩子的嘴巴。但

孩子仍然不肯吸，只是噙了出來。於是她改變方式，搖他一陣，想使他安靜，他却只是哭着，而且不像平日的啼哭，喉嚨嘶啞了，像在喘氣，又像發出一種破裂似的聲音。幾乎使他疑心，這不是他的孩子，宛如剛才走開，忽然拿跟什麼妖怪換過了一樣。她非常疲倦，頭腦昏昏的，心里又十分地空，忍不住很是煩燥起來。她見孩子安慰不倒，便尖聲詛咒地說：

「你咱個不快些死哪！」

後來她就隨便抱着，緊靠石牌的柱子坐下，開始打盹起來。孩子已經衰弱無力，只是不安地發着嘶聲，一點也不能掙扎。

天亮的時候，聽見有人叫她，她才完全醒了過來。她看見一個老太婆站在身邊，頸項上掛着一長串褐色的唸珠，手里握着一把蒲草扇子，帶着悲憫的神情，略微責備地說：

「咱個在這里過夜呀？大人娃娃都會病的！」

周四嫂沒有理睬，只是冷冷望她一眼。別人好心好意的話，好像都引不起她的注意一樣，但掛唸珠的老太婆，却不管她的，只是自作主張，伸手摸摸孩子的手，又摸摸孩子的額頭，借對孩子的眼睛和鼻梁，下細的看了一會兒，她對周四嫂的眼睛，看透了底細似的說：

「我曉得，你受的苦太大了！還不要緊的，你借有一個命根子，你可以盤大他，你到了

四五十歲以後，就會苦盡甘來，有福享的！看你的樣子，就曉得不會苦一輩子。你是個好強的人，能幹，吃得苦，一定比別個發得快！我活到這把年紀，看的人很多，一點也不會哄你的。我哄你做啥子呢？難道借想你的錢？我吃長齋唸佛的人，只無非是修陰功行點善事！」老太婆用和霽地聲音，非常懇切地說着，稍停一下，又繼續下去，「我曉得，你的當家人死的太苦，你很難受！我告訴你，那些惡人自有惡報。眼前你看他們好麼？那不是不報，那是時辰未到！你不要難過，菩薩總有眼睛的！你要曉得，世間替菩薩行事的人多少去了。你丈夫的屍體，自會跟你埋的，等下我們善堂就有人來。一切都不勞你操心！眼前你要當心的，我告訴你，是你這個命根子！」

周四嫂一生受人虐待，除了丈夫而外，從來借沒有一個人對她說過這麼親切的話，何況她現在處到絕境正需要人安慰的時候，她情不自禁，眼淚盈眶地說：

「我這娃娃，病成這樣子，怕，不會，好的了！」

老太婆見她的話，終於打動這個人了，便很高興地說：

「我剛才看過了，你這娃娃，病是病重一點，不要緊的，他是嚇散了魂，就是魂不守舍！等會兒只消到我們善堂里去，讓我跟他燒個蛋，叫叫魂，捨下子胎，包你會好的，藥都

用不着吃。我看過的娃娃多了，比你還個病重的僧有哩。我都跟他們學好！我告訴你，這里階有一件頂要緊的事情，就是他娃娃的媽媽，得從此好心好腸，敬菩薩，拜菩薩。不要平時不燒香，急時拖佛足！」

老太婆說完之後，躬下身子，翻看一下孩子的後頭窩，又看一看兩隻薄薄的耳朵，現出極有把握的神色說：

「你放心，我不會錯看的，只消等會跟他叫叫魂，明天他就會好起來的！」

周四嫂沒有說什麼話，只是感激地流着眼淚。

老太婆牽下周四嫂的衣裳，指點地說：

「這里太陽照着了，你到陰涼點的地方去坐坐，孩子晒不得的！」

周四嫂也就聽她的話，由她牽到石牌坊遮陰的地方去。

不久，有兩個工人拿着鋤頭，抬着一口白木匣子來了。他們把周老四的屍體，裝進白木匣子。周四嫂要去看，老太婆拉住了他：

「現在你孩子要緊，你得管你的孩子！他不要你管的，他只要在世爲人好，這下子就會

登極樂世界！」

周四嫂只好站在石牌坊底下，遠遠望着流淚。兩個工人蓋好蓋子，釘上鐵釘。釘鏗每敲一下，那種遲頓的聲音，便傳到石牌坊這面來。周四嫂覺得釘子就像敲進自己的心上一樣，非常難過，再想着永遠不能見他一面了，便忍不住大聲痛哭起來。

兩個工人把屍首裝斂好後，就抬到近邊的亂葬墳內，挖起土坑，準備掩埋起來。

周四嫂哭了一會，停止哭聲，忽然叫了起來：

「呵呀，我借該跟他燒點香臘紙錢哪！」

「對的，對的，這該跟他燒點！」太婆接着說，並又問道：「你有錢麼？你拿錢去，我叫他們跟你買點！」

周四嫂連忙交出她的錢。老太婆便叫一個工人去跟她買來燒。她含着眼淚吩咐：

「請大哥多買點！他在生吃虧在錢上，死了總得跟他多燒一點！」

紙錢買來之後，她要親自去燒，老太婆阻止了她，叫她帶着孩子：

「你曉得嗎？你要當心你的命根根！只要燒了就是，不論哪個燒，那是一樣的。現在太陽大了，跟我回去，趕快跟他燒個蛋！」

周四嫂便走到亂葬墳里，向那泥土掩了一半的白木匣子，帶着孩子叩了三個頭，流着眼

淚，默默地禱告：

「四哥，你陰靈不遠，好好保佑你這個命根子，大了他好跟你報仇！」

禱告之後，又忍不住哭了起來，她想孩子這麼小，病得如此厲害，曉不曉能够達到這樣的願望。老太婆幾次催促她，她才停止了哭。臨走，她借看看白木匣子，借望一望四週，下葬的地點，以備將來上墳掛紙，好容易找着。

一六

周四嫂揹着背兜，抱着孩子，跟着老太婆，走進城內一條小巷，兩旁有着樹子，綠蔭遮在道上，走起路來，甚是陰涼。不久轉進一個院子，一眼就看見一間寬大的堂屋，地上放着不少的蒲團。老太婆却沒有把她領進堂屋，只叫她在一間小房間內坐着，並親手倒一杯涼茶給她。她自從昨天早上，在一條小河邊，喝了一頓清水而外，就沒有一滴水進過口，這時喝着涼茶，真如喝了甘露一樣。她喝了兩口就用嘴含了點水，渡跟孩子嘴里。老太婆便制止地說：

「你現在不要餵他，等我就化點神水給他吃！」

老太婆走出去吩咐一聲，就有年青的女人，頸上也掛着唸珠的，提了一提兜東西進來。老太婆往提兜里取出一個蛋，又取出一根線來把蛋攔腰拴起，把線放到兩尺多長，蛋空掛在右

手上頭。她便凝神不動，低聲喃喃唸了起來。唸了好一會，就用左手的手指，把蛋彈了一下，蛋就如風似地旋轉起來，使人看不出那是一個蛋了，只見一個滾圓的東西，白晃晃地轉動。這時老太婆的嘴里，就更加唸得急了。

周四嫂坐在旁邊，抱起孩子坐着，露出敬畏的神情並懷了莫大的希望。她無形中覺得那個蛋，就簡直跟孩子的生命，息息相關。當蛋吊在線上，不住旋轉的時候，她心里便暗暗起一個可怕的想法：

「線千萬斷不得哪！蛋打爛了，我這孩子也就不會好了！」

她屏神靜氣地望着，眼睛特別睜的大大的。當蛋轉動的很快，老太婆嘴唸得很急的時候，她的呼吸竟然十分困難起來。

直到老太婆收住線，把蛋拿到手里，周四嫂才鬆了一口大



氣。

老太婆用錢紙包着蛋，又在錢紙上面撲起清油，便拿火把油紙點燃，隨即放在地上。

周四嫂看下她手上的孩子，仍是發燒，昏昏沉沉，但心里却增加一種自信，覺得孩子無論如何都會好的。於是她又專心地注意油紙燒的蛋了。

乾紙加了油，燃燒得異常強烈，荷荷地吼着，彷彿在笑一樣。紙燃了一半的時候，突然發出一聲爆炸的聲音，顯然是蛋燒來裂開了。

周四嫂禁不住嚇了一下，驚慌地直朝老太婆望去。老太婆神色莊嚴，眉毛眼睛一點也沒動，只是靜靜地搖着扇子。等到燒得差不多快要燃到里面一層紙的時候，老太婆便去把火弄熄，慢慢把蛋取了出來。她先把拴在蛋上的線解下理得長長地，然後拿眼周四嫂看，聲音親切地說：

「你瞧，我說的不錯嘛！你孩子的病，不要緊的，線一點也沒斷！」

周四嫂一個字一個字聽在心頭，就像剛才進來喝的那杯涼茶一樣，通身通體都感到舒適，爽快。

老太婆把略微爆裂的蛋，很誠敬地拿在手裡，慢慢地把殼子剝掉，蛋白弄開，將蛋黃露

了出來。蛋黃因爲是流汁的時候，爆裂過，破壞了原來的圓形，經燒熟，就成爲奇怪的形狀了。老太婆便把蛋黃遞到周四嫂的面前，讓周四嫂下細過目。

周四嫂越看越不安起來，忍不住驚疑地問：

「這是……」

但她又問不下去了，她怕問下去，她沒有這份勇氣。老太婆輕聲告訴她！

「這是你孩子嚇掉魂了，蛋才是這樣子的！」

周四嫂臉色大變，嘴唇都在顫抖，終於費力地說出話來：

「這咱個……辦呢？」

「這不要緊！」老太婆嚴肅地說，「我給他畫道符帶帶，吃點神水，包你好的！」

周四嫂聽見這麼說，便稍微安靜些了。老太婆走出去的時候，她便下細地打量她的孩子。孩子的臉色發紅，頰骨裸露，眼睛昏昏沉沉，現出似睡非睡的光景。跟前比起來，真是差得太遠了，先前這樣抱着，他的眼睛，又黑又靈活，望着做媽的臉子，啾啾哇哇地叫。拿根指頭去撥他的下巴尖，或是彈下他的臉子，他就笑了起來。而且非常貪吃，只消一挨近媽媽的胸口，他就張開嘴，朝懷里直是鑽。現在却完全變成兩人了，彷彿在在哪里路邊上檢來一

個半死的孩子一般，連做媽的偶然一看，却會驟然驚異：「呵，這是我的孩子嗎？」幸好現在遇見了這位老人家，她覺得這真是命不該絕！老太婆每一動作，每一句話，都使她感到神怪，而且起着無限的崇敬和慰安。老太婆好一陣都沒轉來，她又朝門外望去，寬大的天井，打掃得非常乾淨，一架葉子茂盛的葡萄，洒下一片陰涼的綠光。靜悄悄的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只在門外稍遠的地方，有人在賣麻糖，敲得了丁地發響。周四嫂不禁羨慕地想：「這樣的地方，真好！實在只有她老人家，才配住的！」

不久，老太婆進來了，手里拿了三根點燃的香，和一根紅線拴的三角布包。她直對周四嫂的孩子，用香畫着圈，並不挨的太近，約莫隔了尺把遠光景。她一面畫，一面則在嘴里喃喃地唸着。大約經過了五分鐘，便停止不畫了，嘴里也止住了聲音。她把二指大的三角布包，用燃着的香秋了一會兒，便把香放開，只將三角布包上拴的紅線，拿來繫在孩子的頭上，三角布包則掛在孩子的胸前。老太婆叮嚀地說：

「你要當心！里面是符，還打失不得喃！孩子的尿也沾不得，沾了就不靈了！」

周四嫂連聲應着，應一下又連忙點一下頭。她覺得這道神符一帶上，她孩子的魂，就自然然地回來，而且鎮壓着，不再離開了。

繼後，老太婆取一杯涼水，拿在手上，又用燃起的香，對杯口畫着圈，口里仍復喃喃地唸了起來。敬完之後，便把杯子交與周四嫂，並叫人拿一提調羹來，向她囑咐道：

「這是杯神水，你慢慢灌跟他吃點；包你兩三天，就會好了起來！吃不完的，我拿個瓶子跟你裝着，你帶回去，一天灌他幾次！」

周四嫂灌了孩子幾調羹，老太婆就把剩下的，裝在小玻璃瓶里。孩子肚里裝進幾調羹涼水，就把昏沉沉的眼睛動了幾下。周四嫂就覺得這杯神水真好，早知有這樣一個去處，不該找醫生去花那筆冤枉錢了！同時，她的身上也彷彿增加了好些力量似的，覺得這杯神水，只消眼睛看了，也能使人恢復疲勞一樣。

老太婆站在屋中間，看着周四嫂，帶着打量的神色，然後嚴肅起臉子，提高聲音地問：

「你家借過得去嗎？」

周四嫂不免稍稍感到驚異，連忙回答：

「就是不行呀！如今地頭有點出的，還租還賬，都不够！這國裏是出得起，他爸爸也不會這樣……！」說到這里她難過得說不下去，臉上更又現出了頹喪和悲傷，好像剛才看過神水而引起的力量，一下子又消失了一般。

老太婆帶着安穩的神色，輕聲地說：

「經過了的事情，不要講了，聽我的話，你一心一意帶你的孩子！……這國曉晝晝符化水，在別個人是得出一筆的。你這樣窮苦，我們就送你了！」

周四嫂感激得流出了眼淚，一面騰出一隻手來拭眼睛，一面連聲地說着道謝的話。

老太婆接着鄭重地說：

「不過你得出一筆功德，給菩薩買油點燈！這對你家有說不完的好處的！你這孩子病成這樣了，你做父母的，也該給孩子，積點子德！」

周四嫂立刻想起醫生講過的話，孩子的病好不好，要看做爹娘的，給他積有德沒有，現在老太婆又講這種話，便越發使她感到積德的重要，就連忙把身上的鈔票，全摸了出來，紙給老太婆，一面偕帶着歉然於心的樣子說：

「這回我就帶這些錢，下次賣了地里的包穀，我再送來！」

老太婆現出滿意的神情，贊美地說：

「你有這樣敬神的好心，你會得着好報的！」

周四嫂又把背兜裏面的包穀，也送給老太婆。在她覺得只要這個命匣子有救，她樣樣東

西都捨得的。她現在完全爲孩子而活，一切的希望想頭，都在孩子的身上。

她拿着一瓶神水，抱着孩子，揹着空的背兜，向老太婆謝了又謝，便告辭出來。老太婆送到門口，再三叮囑她，孩子不要再晒太陽，必須趁着陰涼的時候走路，否則，就是吃了神水，也不會那麼快就好了的，她便連聲應着。她走到街上已沒上午那麼擠擁，好多人都在走向家的路上。周四嫂也就走出南門，不在城里就攔了。但城外的大路上一無遮攔，午後陽光非常強烈，來時借帶了一頂斗笠，不該又在昨天打失，她謹記着老太婆臨末吩咐的話，便不敢冒熱走路，就在南門外的街口，黃槐樹下，坐着休息，息了一會，又灌孩子一點神水。她自己則漸漸感到又渴又餓起來，看見人家在買涼麵涼粉吃，忍不住吞嚥口水。她身上却一張紙票也沒有，只得把臉掉在一邊，竭力把飢餓忍着。好在娘從小就餓過飯的，一兩天得不到食物，早是平常事情，所以現在也能忍受。她息到半下午的時候，太陽火已經減少了威力，她才又再動身上路，但怕孩子仍會受到暑熱，便把孩子身上的衣裳脫了，拿來跟他蒙在頭上。

幸好這一夜，沒有風雨，滿天月光，可以看得見走路。周四嫂想連夜趕回家，但因自己過份疲勞，肚里又沒吃下東西，前晚昨夜都沒好好睡過，腿子就簡直拖不動了，便坐在路旁一株樹下，靠着樹身，打盹起來。

快要天亮的時候，有鄉下人到遠處趕場，走過她的身邊，足聲驚醒了她。四下的田野，都偕掩藏在濃濃的夜霧里，但近邊的秧苗，却已依稀看得見了。蛙聲熱烈地響着，草里的小虫，也在奏着銀鈴似的歌聲。遠處山上的天空，有星子在燦然地墜落。她慢慢明白她是在路上過夜了，趕緊看看她手上的孩子，覺得倍熱，又摸一摸他頸上帶的靈符。依然好好帶着，神水瓶子在衣袋里，並未遺失，便放了心，又靠着樹身，閉起眼睛睡一會兒。直到天大亮的時候，她才又動身上路。太陽大了起來，她又上路邊大樹下息氣，使小孩不致再受暑熱。然而又怕這一天走不攏家，又會在路上過夜，便決定走一陣路，又休息一陣。她雖覺得這樣不大好，但總比一直晒着好些。

約莫走到黃昏時候，天上堆滿了烏雲，原野里起着大風。暑氣全消了，涼爽異常，極好走路。周四嫂擔心會給雨淋，但又怕留在路上，夜深都回不了家，便只得大着胆子，儘快地走着。

不久，雨下起來了，來勢非常猛烈，周四嫂借沒來得及跑到一根樹下去躲，週身就已淋透了，而且頭上的雨水，就直朝頸子灌到身上。她跑到路旁一株樹下的時候，惜跌了一交，兩個膝頭都沾滿了泥，幸好孩子偕抱在手上，沒有跌着。但她也很痛心地叫着她的孩子：

「寶寶呀：寶寶呀！」

樹子底下並不能躲着雨，葉子縫中借是不斷地滴下。四圍黑暗異常，什麼也看不見了。只在扯一下電閃的時候，籠在烟雨中的田野，和落在身邊的雨的線條，才突然現了出來，然而也像天在玩魔術一樣，只跑一下，又一下子完全不見了。接着便是嚇人的雷聲，震山震谷地響了起來。如果是周四嫂一個人，到覺得沒有什麼怕頭：雷是打惡人的，她就從來沒有做過惡人的事情。至於淋雨乃是平常的事情，會不會生病，她就從來沒有想過。可是現在却不同了，她有孩子在身邊，而且孩子又在生病，淋不得雨，更受不得驚。

她盡量躬着腰幹，把身子遮着孩子，使他不致雨淋，但每擱一下雷聲，她就驚得顫慄起來。而且狂風挾着暴雨，一陣陣地掃過，把她的頭髮都吹散了。她禁不住雙眼流淚地喊：

「老天爺呀！老天爺呀！你要保佑我的娃娃哪！」

約莫下了半點鐘光景，雨比較下得小了，周四嫂等了好一陣，都沒有停止下來，她覺得停滯也被雨淋，到不如冒着雨走的好。天是黑暗的，路不容易分辨，幸喜這節離家不遠的路，她走得很熟識，摸黑也能走的。她一路走，一路喚着孩子的魂：

「小羊、闖來囉！雷打嚇掉的魂，闖來囉！三魂七魄歸身囉！」

雨有時又下得很大起來，她也沒有停下，只是更加大聲地喚着魂，彷彿這樣就能抵抗一切災難似的。她跌了幾交，却忍着痛，爬了起來。只要孩子沒有跌着，神水都在，就有勇氣，再行走路。

約莫走了一點鐘光景，周四嫂才走回家里，門沒有關，大打大開的。她一掀就走了進去，連聲地喊她的大女兒金花，却沒有回答。她心里不安地想：

「噫，該不是又出了啥子事吧？」

她摸黑把一身水濕的孩子。放在床上，一床都是濕的。「呀，漏雨了！」順手就在床上摸摸，更使她驚慌的，却是兩個女兒都不在。她趕忙把背上的摺兜解下，去到藏火柴的地方，剛要伸手取火柴了，立刻覺得自己雙手是濕的，便往柴草上擦了兩擦，然後才把洋火取出擦燃，點起松明子。這時才看見屋里遍地是溼的，有些地方且有雨水正在漏了下來，顯然起狂風的時候，連屋頂的茅草也吹去了好一些。但這一災難，她都無暇管了，只拿起燃着的松明子，滿屋地找，心里痛苦地想：

「該不是在門外等我，拿跟狂風吹起走了？……再不，就是有豺狼，跑進屋里，把牠們啣起走了？……」

屋里遍尋不見的時候，越難過得就像有針在刺她的心肝五臟一樣，不住拿手扯她的頭髮，傷心地喊道：

「天老爺呀，你咱個這樣整我哪！」

她最後走到放茅草的地方，忽然看見一隻手掌，露在外面，趕忙掀開茅草，看見兩個孩子擠在一堆，都睡得熟熟的。她禁不住又驚又喜地罵道：

「你兩個鬼，咱個躲在這里哪？」

她一面把她們搖醒，一面又詛咒地說：

「死東西，咱個躲在這里，你不把人急死了！」

銀花揉着眼睛，看見了三天沒見面的媽，就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金花現出害怕的神情含着眼淚，求饒地說：

「打雷，我們怕，床上又落雨，就躲在這里的！」

「起來，起來！燒起水，跟弟弟洗一洗！」周四嫂催促她的大女兒，一面又安慰小女兒說「沒哭，沒哭，媽媽都回來了，你借哭啥子呢？姐姐燒起火，我就煮包穀給你吃！」

金花往灶里點火，聽見媽媽這麼說，就趕緊圍頭來告訴：

「媽媽，包穀沒有了，那個吃人的，劈去了，來好多人。」

周四嫂鼓起眼睛，大叫起來：

「地里頭的，全劈去了?!」

包穀全被陳家駝背子收去，金花小小的心上，也曉得感到悲哀的，現在再看見媽媽這樣發怒，定會怪她沒有好好看家，要打她的耳光的，禁不住哭着說：

「全劈去了，地里……」

周嫂氣得眼睛發黑起來，手里的松明子，一下子跌落在地上，潤溼的泥土，便發出區區的響聲。而她自己也慢慢地跌坐下去。

灶里的茅草燃了，屋里也借照亮了一角地方。金花站在媽媽身邊，驚慌地喊：

「媽媽！媽媽！」

周四嫂好一陣才透過一口氣來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只是忿怒地咬緊牙齒，呆呆地坐在溼的地上。

金花一向曉得，在媽媽動氣的時候，最好是趕快替媽媽做事情，她就忙把鍋里滲起水，迅速燒了起來。接着又把松明子點燃，放進壁上的鐵盤子里。聽見水有點響，便趕快告訴媽

媽

「媽媽水熱了，給弟弟洗囉！」

媽媽彷彿害了大病似的，聲音低微像在呻吟地說：

「給我抱來！」

金花慌忙跑到床面前去把弟弟抱起。遍身衣服溼透的小弟弟，抱在姐姐懷里，借有水點，滴在姐姐的足上。

金花把小弟弟送在媽媽的手腕上，就趕快去找足盆和帕子。找來之後，便把鍋里的熱水，舀在足盆里面。她看見媽媽只是抱着弟弟，並沒有替弟弟解開衣服，她就立刻動手去說。解開了襪子，替他脫去袖子的時候她實事地說。

「哎呀，弟弟好冷哪！媽媽，你快跟他洗！」

做媽媽的本能地用手摸一摸孩子的額頭，立刻使她驚詫起來……

「唔，燒退了麼？……不對！咱個這樣冰手呀！」

她趕忙摸一下孩子的胸口，胸口也是冰冷的。周四嫂嚇慌了。急忙爬起來，把孩子抱到松明子燃着的地方再行下細地瞧。

孩子的眼睛，張得大大的，眼珠的神光業已散去，全不像一對眼珠子了。臉像一張白紙似的，臉頰則很打眼地挺露出來。嘴唇皮也是白的，只是借挾雜一點烏黑的顏色。顯然業已死去多時了，周四嫂重又跌坐在泥地上面，忍不住地放聲痛哭起來，一面借用手扯她的頭髮，又扯破她胸口的衣裳。撕破衣裳的時候，忽然發現衣袋里裝的一小瓶神水，便抓了出來，忿怒地打破在地上。

金花和銀花都害怕得不敢動了，只是兩姊妹緊緊依在一道，彷彿媽媽就會來打她們似的。

周四嫂抱着死的孩子，突然爬了起來，眼光猛地望下兩個女孩，又傷心忿怒地說：

「跟他一道去算了！這個鬼世道！」

她見兩個孩子害怕不敢動，便騰



出一隻手去拖銀花。拖着就朝門外走去，金花不敢不尾在後面。

門外雨借下着。只剩幹子葉子的包穀，發出一片滴滴達達的聲音。山上天上，都一片烏黑。電閃在遠處閃動，却沒有打雷。金花銀花害怕地哭，但又不敢哭出聲。

周四嫂爬上一座陡險的山岩，先把男孩子的屍體，丟了下去，然後來拖兩個女孩。金花嚇得驚叫起來：

「媽媽，不要！媽媽……不要……！」

銀花則嚇得只是哭。

周四嫂拖着兩個女孩的手，眼淚迸流地說：

「孩子，不要哭！做娘的，再不忍心，丟你們……吃苦下去！」

一面便下死勁，拉着兩個女孩，跳下岩去。

(完)

